

戒因縁經

卷一

40

上

C40
4514
120

C 40-4514

了翁一庵請大藏及有
家書畀武州紫雲山
移微笑慈院庠序中永
為學者不敢誣出隄內
富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戒因緣經鼻奈耶序

晉

釋

氏

道

安

作



阿難出經面承聖旨五百應真更互定察分為十二
部於四十九年之誨無片言遺失又抄十二部為四
阿含阿毗曇鼻奈耶三藏備也天竺學士罔弗尊焉
諷之詠之未墜於地也其大高座沙門則兼該三藏
中下高座則通一通二而已耳經流秦土有自來矣
隋天竺沙門所持來經遇而便出於十二部毗曰羅
部最多以斯邦人莊老教行與方等經兼忘相似故
因風易行也道安常恨三藏不具以為闕然歲在壬

月
凡所經卷名耳月
午鳩摩羅佛提齋阿毗曇抄四阿含抄來至長安渴
仰情久卽於其夏出阿毗曇抄四卷其冬出四阿含
抄四卷又其伴闍賓鼻奈厥名耶舍諷鼻奈經甚利
卽令出之佛提梵書佛念爲譯曇景筆受自正月十
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爲四卷與往年曇
摩寺出戒典相似如合符焉於二百六十事疑礙之
滯都謏然焉上聞異要煥乎可觀焉二年之中於此
秦邦三藏具焉然世尊制戒必有所因六羣比丘生
於貴族攀龍附鳳雖貪出家而豪心不盡鄙悖之行
以成斯戒二人得道二人生天二人墮龍一人無擇

明特貴不節自遺伊感向使中門家子遇佛出學雖
不能一坐成道何由如此之困乎然此經是佛未制
戒時其所犯穢漏行多旣制之後改之可貴天竺
持律不都通視唯諸十二法人堅明之士乃開緘縢
而共相授耶舍見囑見誨諄諄人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其言切至乃自是也而今以後秦土有此一部律
矣唯願同我之人尤慎所授焉未滿五歲非持律人
幸勿與之也

戒因緣經卷第一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鼻奈耶第一

波羅夷法第一之一

鼻秦言去奈耶秦言真也去若干非而就真故曰真也降伏此心息此心忍不起故曰真也降伏戒也息定也忍智也

三戒無上戒戒無上意戒無上智戒彼云何無上戒戒於此比丘比丘持戒以戒解脫自嚴飾習行成見織芥事卽恐懼應戒中戒此謂無上戒戒云何無上

意戒於此比丘除姪乃至四禪思惟正受此謂無上
意戒云何無上智戒於此比丘知此苦諦知此苦習
諦知此苦盡諦知此苦道諦此謂無上智戒以此三
戒得立順真恒沙等過去當來今現在佛佛藏佛寶
佛祕要以訓三乘聲聞支佛三耶三佛

佛世尊在鞞闍羅城獼猴江邊石臺園觀去鞞闍羅
不遠名迦蘭陀鈴彼迦蘭陀子名須達多於彼止富
財無貴限田業盈豐舍宅成就象馬馳牛驢錢穀珍
寶金銀眞珠璫璃貝玉琥珀碼碯碑磬珊瑚卽捨趣
如來聽受法奧得信樂意以此信樂意得正受剎除

鬚髮捨家爲道共無限比丘到拘薩羅城竹園結歲
坐當爾時穀貴飢餓穀霜雹所殺雖少遺脫爲蝗蟲
所食乞求甚難得於是須達迦蘭陀子作是念今穀
貴飢餓穀霜雹所殺雖少遺脫爲蝗蟲所食乞求甚
難諸賢聽我所言我有鞞闍羅國知識家親里家富
貴無限錢財田業無量珍寶雜物豐盈我等可共到
彼福度親里諸比丘亦可得安身及時可向鞞闍羅
國到彼已比丘當供食飯漿湯藥衣被於是須達多
迦蘭陀子向拘薩羅城結座結座已竟三月補納衣
裳一日竟衣已辦卽著衣持鉢向鞞闍羅將諸衆前

行漸漸到鞞貫羅趣鞞貫羅獼猴江邊石臺所作諸
飯食飯食比丘自手斟酌爾時須達多迦蘭陀子到
時著衣持鉢趣鞞貫羅國親里家乞食乞食已卽速
出去于時門外迦蘭陀家鞞女子見須達多迦蘭陀
子入親里家何以速出還見迦蘭陀婦跪白此意向
者貴族須達多迦蘭陀子入親里家還出甚速將無
疾病意愁耶爲不樂梵行犯戒捨道就俗法乎須達
多母聞此語已歡欣無量不能自勝卽往須達多所
告須達多身體輕健不意無餘想婆意有犯梵行耶
爲欲犯戒捨道就俗法乎若有此心速來須達多捨

戒習欲不妨布施作諸功德何以故於佛衆中持戒
甚難學道亦難聞此已卽報母言我無疹患亦無他
想無犯梵行意不犯戒捨道就俗法母復答曰須達
多汝當知此意汝前婦端正無雙若不欲捨道就俗
者可住續種繼後吾種姓熾盛一旦無孫者錢財珍
寶盡爲拘薩王所奪須達多答曰若聽我爲道者此
事可隨爾時須達多母語須達多婦言我今勅汝若
月期三日後著初嫁衣服好自嚴飾來白我須達多
婦卽隨其教月期三日後著夫前所敬服往須達多
母所卽如事白月期三日今正是時於是須達多母

將此婦到須達多所語須達多言當知此婦端正無
雙可續種繼後莫使吾種姓子孫斷錢財珍寶爲拘
薩羅王所奪留婦已卽避出去爾時須達多前抱此
婦將屏處作不淨行須臾間乃至三當爾時帝釋降
神處其胎爾時須達多婦八月外九月裏生男兒面
首端正無雙前所言續種母卽名之爲續種爾時須
達多作此惡行已慚愧爲人所辱爾時須達多比丘
與同學等體者結座結座已今方竟故來問訊汝忍
意常不懷婆氣力輕健不結座中供養充足不出乞
食婆無疾患婆意無若干想乎須達多答曰諸賢當

知有忍意結座盡充足亦不出乞食亦無疾患唯意
有他想諸比丘答若卿有忍意結座盡充足復無疹
患何故有他想須達多前所犯盡具問諸比丘說卽
時彼諸比丘極怨責須達多世尊以無數方便說姪
之惡露向姪念姪姪意熾盛世尊說姪惡露如此向
姪犯貞念姪姪意熾盛如是諸比丘極好責數已卽
往世尊所頭面著地在一面坐以此所犯具白世尊
佛知卽告須達多汝審犯此事那答審犯世尊世尊
言我以若干方便爲癡人說姪之惡露向姪念姪姪
意熾盛說姪之惡露如是佛世尊以若干方便爲沙

門結戒觀比丘十德當與戒何等十衆得持衆德養衆得行道一不信戒者教使人信二當自慚愧省已短三犯邪者教令入正四正者欲令重正五現身學道滅結欲使後身無結六後身欲使結滅不起七習諸淨行八得梵行欲不失九欲使梵行久住十沙門當共知爾時世尊因此事因此義集諸和合僧結此戒若比丘比丘犯戒不捨戒戒羸不自悔無淨行犯姪法者此比丘波羅夷菩提阿薩婆肆阿薩婆肆者不受僧不審也

佛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當爾時有異比丘

拘薩羅國去城不遠有園觀於中夏坐去園不遠有雌獼猴於此止雌獼猴數數到道人所此比丘數數與彼獼猴食如是獼猴不畏難彼比丘與獼猴爲不淨行彼大比丘衆中有同學共壇者拘薩國結座結座已補納衣一日所成衣著衣執鉢到此比丘所語比丘言夏坐來不有患苦不出乞食婆意無若干想婆比丘答諸賢者忍意於夏坐中無所患苦亦無亂想彼獼猴從外來逕趣此比丘在前踞熟視比丘視比丘已回面復看餘比丘餘比丘回面看是比丘於是比丘前回身背比丘此比丘羞諸比丘不從獼猴

亦不眴視猴猴見比丘不眴視便起惡意回身攫掣
比丘頭面傷壞便去諸大比丘語此比丘言向者獼
猴來到此間前舉目視卿復視我等便回身背卿見
卿不語不眴視便起恚意攫掣卿頭面破便去諸大
比丘好切責數得諸比丘責數已即便自首諸比丘
語云何比丘世尊竟不說無數方便說姪惡露那向
姪念姪意熾盛世尊盡說姪之惡露向姪念姪姪
意熾盛卿云何不觀此姪行而爲此惡行如是諸大
比丘責數此比丘已卽往詣佛所頭面著地禮佛足
在一面坐彼比丘衆如前所見盡白佛佛知告此比

丘審實爾不比丘慚愧顏面失色如被塵坐右膝著
地偏袒右肩長跪叉十指白佛世尊審實世尊爾時
世尊語此比丘云何比丘我豈不爲癡人無數方便
說姪之惡露向姪念姪意熾盛我盡說姪之惡露
如是佛世尊無數方便說姪因此事因此義集和合
僧觀有十德乃至梵行久住世尊爲諸比丘結此戒
若比丘比丘犯戒姪意起不還捨戒戒羸不自悔爲
不淨行下及畜生有形之屬犯者不受棄捐
彼云何爲戒戒名者若比丘持二百五十戒無上戒
戒是謂戒戒云何不還戒不還戒名愚癡亂意痛惱

捨戒者爲不還戒痾聾相向還戒者爲不還戒音聲
不相關者還戒不爲還戒若獨還戒者不爲還戒佛
塔前沙門塔前還戒不爲還戒若離佛和尚和尚及
阿闍黎阿闍黎及離盡不依附我不佛法中住向諸
比丘言我今已往不爲道諸比丘語汝不爲道那答
不爲道此爲還戒

姪女色三處成棄捐近常產道是一棄捐法近穀道
是二棄捐法若近口是三棄捐法近男兒有二棄捐
近穀道近口是二棄捐不成男亦二事有男有女二
形者有三與女同近畜生有二除口與女同畜生雄

者一棄捐畜生獫者亦爾畜生中有雄雌形者二棄
捐雞鶩如上二非人女三處與女人同此不淨行波
羅夷初

佛世尊在羅閱祇鷲山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
弟子彼時比丘收拾薪草持用作庵舍彼諸比丘入
羅閱祇城乞食後羅閱祇城中男女大小出城壞諸
庵舍持去供用諸比丘乞食後還見諸庵舍爲人所
壞諸比丘復更取薪草作庵舍住諸比丘復入羅閱
城乞食羅閱城中男女大小復壞庵舍持去如是至
三諸比丘見此已作是念羅閱祇城中男女大小數

出壞庵舍彼衆中有比丘名檀貳迦瓦陶家子便起
此意我等取此薪草持用作舍吾等入城乞食後城
中男女出壞吾等庵舍我於城中有木工師是我親
里我當往從乞材木持用作舍達貳迦比丘到時著
衣持鉢入羅閱祇城向木工師舍語木工師卿知不
王阿闍世兜賜我材木卿當與我木工答曰若王賜
賢木隨意取彼達貳迦比丘自取材木官之要好材
盡取斫截聚著一處守羅閱祇城人按行羅閱祇城
到大聚材木所見官所禁材木段段聚在一處見已
尋向木工所卽問木工阿誰聚官材段段截聚著一

處木工尋答達貳迦比丘來勅我官賜吾材卿當與
我此比丘取材木段段截聚著一處爾時守城人卽
遙喚阿闍世王卽往阿闍世王所白言大有惡材木
不用乃取好材與比丘爲王答吾無此教爾時王阿
闍世勅使人召木工卽奉王教走召木工王阿闍世
有教召卿木工卽時隨信到王所中路值達貳迦比
丘木工見達貳迦比丘已卽前禮言坐尊人故將我
到王所比丘答言竝且在前吾尋後到爾時木工卽
到王所王見木工卽問卿非人何以自由官好材木
取與比丘木工尋答大王當知達貳迦比丘來到材

所作是語官賜我材卿當與我卽對比丘王審賜卿
便隨意取王問工師言語未竟達貳迦比丘來到王
所王遙見比丘來便勅傍人將此木工權著下房前
此比丘聞王教令將木工去前比丘王問比丘今至
誠時官好材木輒取段段截聚著一處比丘答王王
賜我材我省無此教比丘答王王不憶初作王時那
爾時持薪草水三事布施沙門婆羅門乎王見比丘
作此詭言王答比丘我所施者乃及無王不及有王
去比丘往受王法爾時阿闍世王瞋恚熾盛憶世尊
功德須臾頃默然不語勅比丘去還所止莫復更爲

爾時阿闍世王傍臣百官皆放聲大言怪此比丘於
死得脫爾時達貳迦比丘還詣大衆所語大衆言諸
賢當知向者大王欲取我殺尋復放我諸比丘問有
何事故此達貳迦比丘具向衆說其中有頭陀乞食
比丘聞此語各懷羞恥往詣世尊所如此比丘所說
爾時世尊顧謂阿難速去阿難入羅閱城住四衢道
頭作告此語若比丘盜五錢以上盜直五錢衣若盜
此者阿闍世兜有何刑罰爾時阿難受世尊教頭面
禮足繞三帛共二比丘入羅閱城到四衢道告中行
人若比丘盜五錢直五錢衣有盜此者阿闍世王有

何刑罰爾時羅閱祇城四徼道人卽報之言若比丘盜五錢直五錢衣王阿闍世有教非沙門爾時阿難尋出羅閱祇還詣佛所卽白佛言羅閱城中問諸行人若比丘盜五錢直五錢衣王阿闍世有教非比丘爾時世尊因此事和合僧聚觀有十德世尊爲沙門結戒乃至梵行久住沙門當知此事若比丘於村落城郭有盜意不與取以此形像不與取事若王若王大臣捉比丘打縛驅著界外或作是語咄比丘汝非賊汝非小兒汝不癡作此形像不與取波羅夷不受多合比丘住拘薩羅處彼處近關商人來到語比丘

與上人少物令我得過關此物與上人半彼比丘度此物已而反悔我不犯棄捐不受彼比丘以此事白世尊佛告彼比丘若比丘度關過物者至五錢直五錢物取賈客顧已爲成棄捐不受除賊飢餓險道時彼村籬柵及塹牆壁圍彼牧象馬駝牛驢以繩連繫若比丘畜生中盜解其繩而度籬柵波羅夷度塹棄捐度垣牆城棄捐不受若出牆外爲成棄捐不受若外空澤中驅來入牆爲成棄捐不受入塹爲成棄捐不受入柵內爲成棄捐不受

若家家轉當得水分若比丘以盜意決水放下至五

錢爲成棄捐不受若手若脚若木若歛盜決爲成棄捐不受彼比丘在水浴浴未竟決溝放彼居士瞋恚言此比丘詐浴而決溝放彼比丘各懷疑我等不成棄捐不受耶彼比丘以此事而白佛佛告若以盜心決者下直五錢而決爲成棄捐不受及池水或有主或無主中有鳥以鳥故施羅網若比丘以盜意若網內若網外而盜鳥下直五錢爲成棄捐不受

網內網有主也

網外池有主也

二事互有主也鳥或有主或無主若比丘以盜心取

鳥爲成棄捐不受若居士以身瓔珞曝著日中在屋上若鳥有主無主彼鳥若撥珠瓔及諸瓔珞持去若

比丘奪之若以盜意奪有主鳥下直五錢爲成棄捐不受

若比丘以新染衣屋上曝若風吹墮地若比丘持入舍而反悔我不成棄捐不受盜婆彼白世尊世尊告若以盜意爲成棄捐不受若不以盜意不成棄捐不受如是衣若中閣墮下地若下地至中閣中閣至上閣若以盜意爲成棄捐不受如是及種種物及麻米豆錢大麥小麥黑豆芥子爲首若以盜意取直五錢爲成棄捐不受

彼園果樹胡桃柰子棹桃梨爲首若比丘取食便懷

疑意我不侵衆僧及不與取不成棄捐不受婆彼以
事白世尊世尊告曰不成棄捐不受若非僧結界裏
其有沙彌取果無苦也師子竹園外殺鹿食肉飲血
而眠餘殘若比丘取食若師子覺已求而不得徧求
鳴吼佛知已問阿難言何故師子繞園鳴吼阿難以
事具說佛告若比丘師子所食殘下直五錢而食爲
成棄捐不受虎亦如是及熊羆猯至豹畜生食肉
及兩足鷺鴻鵠鷹鷂爲首行食肉奪者世尊告若鳥
以取食而奪爲成棄捐不受若驚走來欲護令不取
不成棄捐不受若比丘親里屠兒不與肉而取便懷

疑我不成棄捐不受婆彼白世尊世尊告若以盜意
取者爲成棄捐不受若以親里取不成棄捐不受

王舍

國竟

佛在舍衛國與大比丘從拘薩羅來至舍衛國薩羅
盤園薩羅盤園間遇賊彼賊或以王力或以村力捕
得奪彼賊衣鉢還比丘彼比丘各懷疑意我不成棄
捐不受彼以事白世尊世尊告若比丘在賊許以力
奪爲成棄捐不受若王力村力奪與者不成棄捐不
受

以不口告故若
言而奪不受也

一比丘從拘薩羅來道中爲賊所剝彼比丘以親里

力而還奪賊永鉢奪已比丘便懷疑意我不成棄捐
不受婆彼比丘以事白佛佛告賊已得不可以力奪
若以力奪教他奪爲成棄捐不受若比丘與直贖得
取於是尊者優波離白世尊若比丘衆僧財不與取
是誰物不與取世尊告若財以入面門今當食負去
者爲成棄捐不受如是財物當分是取爲成棄捐不
受尊者優波離若衆僧物衆僧所須彼比丘不與取
是誰棄捐不受世尊告衆僧物難賞若檀越與財物
彼功德斷是故棄捐不受優波離復白世尊佛塔寺
綵旛蓋若比丘不與取是誰棄捐不受世尊告若佛

塔寺物取者爲成棄捐不受聲聞塔亦爾謂檀越施
與塔寺斷彼施主福爲成棄捐不受盜塔寺物入地
獄

佛世尊住那竭國乾抵越園

園主名也

有優婆塞自以信

自在自悲自意開作講堂已私施與尊者羅雲於是
尊者羅雲受是講堂已出行兩月彼優婆塞聞尊者
羅雲受講堂已行至兩月彼優婆塞聞已持講堂施
與招提僧於是尊者羅雲行至兩月已還到那竭羅
雲聞檀越持講堂施與招提僧聞已到佛所到已頭
面禮佛足却住一面尊者羅雲以事而白佛佛告汝

羅雲至彼優婆塞所到已作如是說我於汝優婆塞作不可事苦事非事不淨非沙門事不隨順耶於是尊者羅雲受世尊所說極受持受持已從座而起繞佛而去於是尊者羅雲盡夜已早起著衣持鉢入那竭那竭乞食已往到彼優婆塞所彼賢者眼遙見羅雲來見已從座起一向著衣又十指至羅雲所白曰善來羅雲善哉羅雲久乃來就此座隨所施座羅雲坐之坐已告優婆塞言優婆塞我不於汝作不可事苦事非事不淨事非沙門事不隨順耶如是說已優婆塞言汝於我無有此事乃至不隨順聞是語已羅

雲從座起還至佛所到已頭面禮佛足却住一面以事白佛於是世尊以此事和合僧會已世尊告諸比丘有十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施一比丘已奪持與二是非法施非法受是非法用施二已奪二與三是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奪三已以與多者是非法施受是非法用施多已奪與一是非法施受用也施一已奪與二奪多施與僧與僧已奪與他僧與二僧已奪與比丘尼僧奪比丘尼僧已與他比丘尼僧鬪作二分未合奪一衆與一衆或助一或不助一是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前施是施後施非施檀越施雖得

自在正可守護王是施主卽牀臥主衣鉢在比丘此應用如是佛說不與沙門結戒卽於蒲萄園中有主有比丘上樹不與果上樹取果取果波逸提若取果直五錢爲成棄捐不受如是一切生果一切生華在甘蔗園園有主若比丘不與截取持去波逸提果滿直五錢爲成棄捐不受羈有主無主若比丘取有主者掘地爲波逸提截爲波逸提下直五錢成棄捐不受如是及一切根比丘食處而受兩分下直五錢爲成棄捐不受言二人犯妄語也及請飲兩分亦如是若近國下比丘教王各各相伐爲成棄捐不受若自將導成

波羅夷相伐起軍波逸提所得下直五錢爲成棄捐不受

戒因緣經卷第一

音釋

謏先丁切

鄙

悖鄙補委切

悖悖蒲昧切

悖悖誚誚切

悖悖逆也

絨

膝絨封也

絨絨古咸切

絨絨登

切纏也

誚

誚誚誚誚切

誚誚誚誚切

誚誚誚誚切

絨

絨絨息廉切

絨絨細也

絨絨登

絨絨登

輶

輶

輶

輶

輶

輶

輶

輶

輶

輶

視

攫

攫

攫

攫

攫

攫

攫

攫

攫

救

有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切

羈

羈

羈

羈

羈

羈

羈

羈

羈

猥

猥居牙切牡豕也
猥居縛切大猥也

丹陽居士賀鼎捐貲刻

計字六千二百四十箇

戒因緣經卷第一
該銀三兩一錢七分
六根雪淨三障永清卽生
道眼龍山釋海瓊對
崇禎五年仲夏月徑山化城寺識

戒因緣經卷第二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鼻奈耶第二

波羅夷法第一之二

佛世尊在跋耆村跋渠末江與大比丘僧俱爾時世
尊告諸比丘觀諸惡露極觀莫疲坐觀食不盡想不
忘何以故觀惡露者得大果功德福爾時諸比丘作
是念言世尊說惡露不淨行乃至坐觀食不盡行不
淨行觀此行已當得大果大功德報諸賢當共勗勉
觀不淨行乃至坐觀食不淨行我等觀此行已當得

大果大功德報是諸比丘觀不淨行極觀不淨行乃至坐觀食不淨行作是觀行時狀此臭身衆惱集會還自慚愧用此身爲何時當脫此苦譬如壯夫端正無雙以諸珍寶瓔珞其身隨時澡浴香薰塗身頭著寶冠及華鬘飾身被天衣不受塵土手脚柔軟髮紺青色鬚髭奮吒爲人中薰若以死虵及狗死人青脛膿爛食不盡段段異處便血塗染臭處不淨以此三屍嬰此人頸人甚穢惡衆惱集會還自慚愧何時當早脫此惡去如是衆比丘觀諸不淨乃至坐觀食不淨行狀此臭身意自念言何時當死爾時衆中有一

比丘觀不淨行乃至自患狀卽捨本位往獵師種沙門崛比丘所語沙門崛言賢嚴比丘能殺我者當顧卿三衣爾時沙門崛比丘手執利刀斷其命殺此比丘已執刀詣跋仇末水坐洗其血時水上有立魔天讚沙門崛比丘善哉善哉賢嚴成大功德能取精進比丘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時沙門崛比丘作是念誠如天言我大得功德令諸比丘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旣度沙門加得三衣喜自慶賀爾時沙門崛比丘信此倒見已執向者刀還至衆中房房告令我能不度者度

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時諸比丘觀不淨行乃至自猒臭身穢惡房房中諸比丘出詣沙門崛比丘所作是語能取我輩殺斷命者當顧卿三衣時沙門崛執利刀殺一二三四五乃至六十比丘斷其命爾時世尊十五日說戒在大衆中敷高座坐具坐定徧觀衆比丘意見諸比丘坐少不足言世尊知問阿難云何阿難今日衆僧坐何以希集會說戒時阿難承世尊所說善受持右膝著地徧袒右肩整衣服叉手向佛白世尊言世尊勅諸比丘觀不淨行乃至猒身臭處行不淨坐觀食想已得大果大功德爾時

諸比丘各自相語諸賢當知世尊說觀不淨行行不淨行已得大果大功德我等當共觀是不淨行行不淨行已得大果大功德爾時諸比丘觀不淨行行不淨行已猒此臭身譬如壯夫端正無雙以諸珍寶瓔珞其身隨時澡浴香薰塗身頭著寶冠及華鬘飾身被天衣不受塵土手脚柔輒髮紺青色鬚髭奮吒爲人中最若以死蛇及狗死人青脰膿爛食不消盡段段異處便血塗染臭處不淨以此三屍嚙此人頸人甚穢惡衆惱集會還自慚愧何時當早脫此患去如是衆比丘觀諸不淨乃至坐觀食觀不淨行猒此臭

身意自念言何時當死爾時衆中有一比丘觀不淨
行乃至自患厭卽捨本位往獵師種沙門崛比丘所
語沙門崛言賢嚴比丘能殺我者當顧卿三衣爾時
沙門崛手持利刀斷其命殺已此比丘已執刀詣跋
仇末水洗坐洗其血時水上有立魔天讚沙門崛善
哉善哉賢嚴成大功德能取精進比丘不度者度不
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時沙門崛作是念誠
如天言我大得功德令諸比丘不度者度不脫者脫
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旣度沙門加得三衣喜自慶
賀爾時沙門崛信此倒見已執向者刀還至衆中房

房告令我能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
涅槃時諸比丘觀不淨行乃至自厭臭身穢惡房房
中諸比丘出詣沙門崛所作是語能取我輩殺斷命
者當顧卿三衣時沙門崛執利刀殺一二三四五乃
至六十比丘斷其命以是之故比丘僧說戒稀少善
哉世尊願說餘方便使諸比丘得無量智慧之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學安般念廣修其行食息之
頃莫失安般念行何以故行安般念廣修其行後得
大果有大功德報於此比丘中比丘若在村落若在
城郭依彼止住到時著衣持鉢入村落乞食將護其

身專定六根莫失至行若眼見色不興起想染著之意作如是行則成眼根如是耳鼻舌身意法不興起想染著之意意不適彼則成意根若於村落乞食之後取衣鉢著房中先洗脚舉尼師壇著肩上求無人處向彼閑靜樹下露精草廬園外平處塚間山谷巖窟依彼止住若至閑居若至樹下布尼師壇結加跌坐平坐不傾欹繫念在門_也比丘念息頃息出亦念息入亦念息出長亦知長息入長亦知長息出短亦知短息入短亦知短身諸毛孔息出盡覺知身諸毛孔息入盡覺知若意定覺滅出息覺滅入息身口意

覺滅出息覺滅入息譬如旋作輪若旋弟子牽旋長亦知牽旋短亦知比丘如是行安般念廣修其行乃至意念覺滅出息入息作是行安般念廣修其行得大果報有大功德爾時諸比丘各自相勅世尊憐愍卿等說安般念欲使我等廣修其行行安般念廣修其行已得大果報有大功德卿等來共至所在行安般念廣修其行不失安般念何以故行安般念廣修其行得大果報有行得大功德爾時諸比丘行安般念廣修其行逮無量智慧證得阿羅漢道爾時尊者阿難詣世尊所頭面禮佛足兩膝著地叉十指向佛

白世尊言世尊言廣說安般念行乃至廣修其行諸比丘承佛聖教行安般念皆得無量智慧證得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以是因緣以是妙行集和合僧備十功德世尊爲沙門結此戒諸比丘當防此事若比丘人人形之類自手念斷其命若持刀若使他持勸他使死若稱譽死或作是語咄此男子用此苦生爲汝生不如死彼人心從此心作如是念無數方便勸他使死若稱譽死設使此人就死者如是比丘棄捐不受比丘在避屏處持弓刀弩關機及穽用是殺人者波羅夷不受

比丘向官讒言

官勢殺人者波羅夷不受比丘鞞陀

路婆

鬼著屍也
使起殺人

若作呪作藥持用殺人波羅夷不受

比丘作樞縮人頸殺波羅夷不受

比丘和合吐下藥若灌鼻若從下灌若鍼出血若著眼散持用殺人者波羅夷不受

若復比丘女人懷妊有殺心持手按腹若教他按若兒女人死波羅夷不受若一死二死俱波羅夷不受若比丘懷殺心教人投火赴水投巖作是殺人者波羅夷不受

比丘懷殺心密作書讒使人持書人云有重罪令殺

彼若殺者波羅夷不受

在母胞胎中得二根身根命根比丘若於彼懷殺意
呪墮人胎作是殺者波羅夷不受

佛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當爾時尊者薄伽
羅處鍛作園中止房中遇患病苦尊者分尼侍扶給
水漿爾時薄伽羅語分尼往詣佛所持我名字頭面
禮世尊聖體康強輕利不起居有力得行道不往作
是語近日薄伽羅比丘在鍛作園止房中遇病因此
比丘遙禮世尊聖體康強輕利不起居有力得行道
不薄伽羅比丘欲來觀世尊但念身無氣力至世尊

所問訊善哉世尊願屈意至鍛作園爲薄伽羅比丘
爾時分尼比丘速疾速疾受薄伽羅語詣世尊所頭
面禮足具如是白善哉世尊願屈意往到鍛作園薄
伽羅比丘所爲薄伽羅比丘故世尊默然不答爾時
分尼見世尊默然可便從座起頭面禮足繞佛三匝
而去爾時世尊見分尼去不遠食後從禪起往至鍛
作園薄伽羅所薄伽羅遙見佛來欲從座起然無氣
力得起爾時世尊語薄伽羅言不須起但臥更有餘
座吾當陞座坐定後世尊告薄伽羅堪忍漿粥得消
化不體中苦痛疼有除降不除降覺增覺損薄伽羅

白佛言唯然世尊不堪忍漿粥無有消化有苦痛疼但增無損譬如世尊有力之人以索纏頭此人如是頭苦痛疼如是世尊我頭痛疼亦如彼人無異以是故不堪忍漿粥無有消化但增無損譬如世尊有力之人手執利刀頭而鑽頂上如是頂上患苦疼痛我今頭痛世尊亦爾但覺增無損譬如世尊有力人執刀刺牛腹患此腹疼痛不可言我今如是腹疼痛亦如彼譬如世尊有兩健人捉一羸者各持手脚於火坑上轉旋此人疼痛不可言我今世尊身如是以是故不堪忍漿粥但覺增不覺損我今世尊欲持刀自

殺不堪取生佛言我還問卿汝當答我云何薄伽羅夫言色者有常無常耶答無常也云何若無常者爲苦爲樂耶答苦世尊云何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或復於此聞諸道證言是我所非我所有信者不不也世尊云何薄伽羅痛想行識有常無常耶答無也世尊若無常者苦耶樂耶答苦也世尊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或復於此聞諸道證言是我所非我所有信者不不也世尊以是故薄伽羅所有色過去當來現在內外大小善惡若遠若近此一切我所非我所盡無觀諸法以是故薄伽羅痛想行識過去當來現在乃至

觀諸法等薄伽羅聞說諸道證覺色空無所有則得
解脫得解脫已智慧生我今生死盡逮淨行所作已
辦不復處胞胎如是痛想行識不復更受乃至不處
胞胎以是故薄伽羅莫恐莫怖汝不復入惡道不生
惡道中去處不遇惡世尊說已逕還精舍中卽日夜
半有二天人色像無雙來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
住其一天人前白佛言尊者薄伽羅得護解脫次第
二天前白佛言世尊薄伽羅於解脫得解脫諸天作
是語禮佛而去爾時世尊卽於其夜告諸比丘向者
有二天來問此義尊者薄伽羅得解脫護第二天問

於解脫得解脫受解而去佛告一比丘往詣鍛作園
薄伽羅比丘所作是語君聽世尊教及天問莫恐莫
怖不生惡處不於惡處生所生處無有惡此世尊教
昨夜有二天來至我所一天者問尊者薄伽羅得護
解脫不第二天問尊者薄伽羅於解脫得解脫不此
薄伽羅是天語比丘聞佛教已往詣鍛作園時薄伽
羅語侍病比丘諸賢共舉我著牀上昇出門不堪取
活我今持刀欲自刺死諸比丘卽著牀上昇出門時
大比丘衆於門外經行彼佛所遣比丘詣經行比丘
所作是語薄伽羅比丘住何所欲往問訊衆比丘答

薄伽羅比丘今昇出門持刀欲自刺死若跋檀陀兒
將從弟子亦二百五十人從拘薩羅國來至舍衛國
欲觀世尊問訊諸比丘在祇洹門外談論聲徹門內
世尊聞大聲世尊知而問阿難門外有何等人談論
聲高乃徹此間時阿難具白世尊是諸比丘論義之
頃衆人雲集語聲遂高卽遣阿難語耶舍衆及跋陀
先衆世尊告卿等不得於此舍衛國夏歲坐時阿難
承佛教卽詣耶舍衆及跋陀先衆所世尊告卿等不
得在舍衛國夏坐時尊者耶舍及跋陀先衆卽詣跋
仇末江水邊作廬舍結夏坐當於爾歲人民饑餓霜

雹飛蝗食穀乞求難得時諸比丘作是念言卿等知
不今穀貴時霜雹飛蝗食穀乞求難得我等共詣鞞
舍離國諸長者家各相稱譽長者知不此某甲比
丘名是姓是得第一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亦逮
慈悲喜護得四空定止觀安般守意須陀洹果斯陀
含阿那含阿羅漢果共同此語各相讚歎然後於此
國當得供養國王大臣長者婆羅門行道庶民當得
衣被乞食牀臥病瘦醫藥時諸比丘入鞞舍離國諸
長者前各相稱譽長者當知此某甲比丘名是姓是
得須陀洹乃至阿羅漢果時諸長者皆信謂呼得道

隨時供養衆僧衣裳飯食諸佛常法衆僧集會有二
時節春後

外國三時分一年春三月坐後一月詣佛詣師二時亦爾

往詣佛所禮

觀稟受佛所說法吾等當學於夏坐中諷誦歲後月
夏坐訖三月中補納衣一日竟衣執鉢往詣佛所此
二時節衆僧大會爾時跋仇末江水邊夏坐比丘三
月補納衣一日竟衣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詣佛
所諸佛常法有遠來比丘先問於夏坐中善得誦經
行道得無倦耶時世尊以此句以此義告比丘曰諸
比丘等誦經行道得無倦耶諸比丘答言我等世尊
無有疲極跋仇末江水夏坐沙門身體肥盛血脉隆

脹其舍衛國夏坐沙門身體羸瘦顏色無光氣力微
少江水邊諸沙門語舍衛比丘卿等何以羸瘦顏無
光澤答曰卿不知耶此國穀貴乞求難得以是故身
體羸黑顏無光澤卿等何以獨肥盛顏光暉暉此諸
比丘如狀具說羸比丘聞是語甚怪所已云何卿等
以少食食故言是上人法此諸比丘極甚責數諸比
丘云何比丘世尊無數方便說妄語之罪不妄語者
歎其德諸比丘各詣佛所頭面禮足坐一面卽以此
事具白世尊世尊而問曰諸比丘實爲此事耶諸比
丘慚愧兩膝著地叉十指向佛審爾世尊世尊告曰

云何比丘我前不爲癡人無數方便說妄語罪不妄語歎其德卿云何種此罪根佛以無數方便因是事緣和合集僧備十功德爲沙門結戒使諸沙門得知此義若比丘不欲問訊便往時此比丘逕至薄伽羅所薄伽羅遙見一比丘來卽語侍病比丘小停牀住待此比丘來卽便停牀彼比丘至語薄伽羅如佛所教具向說之乃至此是佛教此是佛教此是天語薄伽羅答我所得者世尊亦知我所見者世尊亦知是故我無疑於色有常無常乃至行識若復無常苦空變易之法及於諸法聞沙門證是我所非我所悉無

如其實等見我所知者諸天亦知我所見者天亦見是故我不疑有常無常乃至等見無疑宿對見逼持刀自斷命作是語已便舉刀自刎諸侍病比丘皆自疑我等不犯波羅夷不受婆我等共昇出者往問佛佛答若獸患殺意授刀與者若教使死有殺意昇出者波羅夷不受若有慈悲喜護隨意不逆病者不有波羅夷不受拘薩羅界有諸比丘止住此比丘數數鬪二國王有比丘驛使送書若導軍前殺人教他殺波羅夷不受

佛世尊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處爾時調婆達兜十

二年誦經學道稟受教授無有休懈於其間聞佛所說經盡皆諷誦親近巖穴無事樹下空處塚間舍利弗目捷連阿那律難提金鞞羅比丘等共侶此調達於世尊不起惡意時初不犯戒如毫毛後正起惡心於世尊於是便犯戒彼諸堂室地盡布坐具世尊先以結戒不洗足不得入爾時調達不洗足而入時有優鉢色比丘尼語調達云何調達世尊制戒言不洗足不得入調達答何弊惡比丘尼汝知戒能勝我耶卽以力士力拳打比丘尼頭上比丘尼卽命過諸比丘如狀向世尊說世尊告曰愍此惡人得無限罪此

比丘尼得阿羅漢道時世尊緣此事集和合僧結戒若比丘若男若女自手斷命犯者波羅夷不受

佛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目捷連爲執杖梵志打如壓竹筍乃命盡彼國人民卽知尊者目捷連爲執杖梵志所殺身體碎爛如壓竹筍馬師弗那跋二人聞師爲人所殺瞋恚熾盛毛衣盡豎以大力士力盡取執杖梵志殺佛觀此事知而告馬師弗那跋比丘我今與卿等說四句法義婆_{四諦}時馬師弗那跋慚愧無顏右膝著地又十指向佛白世尊言我等罪重不敢聞此深法義也世尊慇懃問乃至

再三世尊愍此惡人離我遠離深法遠卽因此事爲

諸沙門結此戒若比丘自手殺人教他殺者波羅夷

不受

此二人墮龍中在乾陀越國西失利虎頭山水中瞋佛昔不與說法欲出水壞佛法輒有化佛在其前立曰汝欲聞四深法義婆惠便止如是非一此二人佛從弟也

佛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耶舍比

丘將從弟子二百五十尊者跋陀先知不見上人法

我得諸德我知我見善處無爲我知是見是此比丘

若於餘時若有人問卿是阿羅漢非答言非我無狀

前作是語當淨其過憶所作事不知言知不見言見

空妄語誑言不淨除過而故爲比丘波羅夷不受

佛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比丘年

少學道日淺不悉法去真念根未定行無節度者至

他家自稱上人法時大比丘衆執鉢著衣入舍衛國

分衛聞年少比丘自稱言我是上人法諸比丘聞得

食出城去往詣年少比丘所語言卿莫數數至他家

莫自稱言是上人法年少比丘答曰諸長老比丘常

至他家況我何不得至他家耶如是諫不從長老比

丘語諸長老比丘往詣佛所具白此事世尊告曰譬

如比丘大空曠深山有泉水處中有龍象下入泉水

選取藕根洗泥土却極令使淨而取食噉此諸龍象

食各飽滿氣力强壯歡樂不暴不相殺害無有死苦
大象羣中諸小龍象若下入深泉中擇取藕根竟不
洗淨合泥土食食已氣力轉微無復歡樂緣是故共
相殺害而有死苦如是長老比丘姪怒癡離久修淨
行又不數至諸檀越家以不數至檀越家故不信法
而來求信信者重令信若得呪願物意不染著不懷
嫉妬若受信施而得消化不相謗苦無邪僞意此諸
長老比丘衆中有年少比丘學道日淺未解法去真
自相稱譽言上人法所至到處不信法者增其不信
若常信者損其本心所得信施懷染著意嫉妬結友

不解無常而取食之食之已顏無光澤無有氣力以
是故而有死苦時世尊緣此事集和合僧爲沙門結
戒若比丘至長者家恒自稱譽言上人法者比丘波
羅夷不受

佛世尊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時調達初求作沙
門齋三百千兩金所乘象亦直金百千兩象之乘具
亦直金百千兩調達所著衣裳服飾亦直金百千兩
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捐棄國土入山行道誦經稟
受於其間世尊說經法盡誦上口彼亦有大神足比
丘往以闍浮樹名故此地名闍浮提諸神足比丘往

取閻浮果持來食噉去閻浮樹不遠有大呵梨勒園
大阿摩勒園

各相去五
十由旬

或至鬱單越取自然粳米持

來食噉或至兜術天上取天甘露持來食噉或至東
方南方西方北方種種變化飛騰虛空調達見如是
起憎嫉意我當何時有此大神足往詣閻浮樹下取
甘果來食乃至飛騰虛空無所罣礙便生念言我今
先當往詣佛所問佛神足道便往佛所問神足道世
尊知此調達當爲此不救罪於此法作無益事是故
佛語調達去不須問神足道但思念無常苦空無我
思此事調達聞此不入神懷意故念神足復作是念

舍利弗者大智慧人當往問神足道當不逆我卽往
問舍利弗神足道見佛不然故不向說復作是念此
目捷連者於聲聞中大神足第一當往問神足道便
往問神足道目捷連亦不與說復作是念此阿難者
是我小弟世尊亦說於聲聞中多聞第一當往問神
足道必向我說神足道往詣阿難所問神足道時阿
難未得神通不慮此人已垢未盡所聞神足便向說
時調達從阿難稟受神足道不怠便向空靜處樹下
深山園果處所習行此法晝夜不懈便得世俗四禪
依此禪便得神足以前所言誓往詣閻浮樹下取果

來食噉乃至兜術天取天甘露無數方便變化非一時調達便起妬嫉意向如來復作是念比沙門瞿曇生處種姓不能勝我此亦釋種我亦釋種有何差降所以人來供養者以其神足我今亦當以神足教化受化者多彼復作是念今王頻婆娑羅以在沙門瞿曇道阿維越致聲聞我不能以神足化此調達至聰明翻捷天文地理虛空星宿盡明達知徧觀衆人唯太子阿闍世王相備具此太子必作王無疑我今當往以神足化太子使此居門當受我教時調達化身爲象往至阿闍世太子所從壁入門中出作若干變

化欲使阿闍世太子知是調達復化身爲馬出入無礙或從門入從非門出或化諸珍寶以作寶冠在阿闍世太子膝上太子便取冠之雖爾知是調達變化所作復化作小兒金銀瓔珞其身太子膝上坐太子抱弄唾哺鳴口亦復知是調達變化時阿闍世太子便起嫉妬恚意調達神足乃欲勝佛便興供養衣服飯食牀臥病瘦醫藥日送五百金飯至調達所嚴五百乘車將從自至調達所亦有五百比丘在調達所坐食時諸大比丘衆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分衛時諸比丘聞阿闍世太子供養調達無能過者乃

至嚴五百乘車至調達所調達所將從五百比丘坐
食諸比丘聞已往詣佛所具白此事世尊告曰汝等
莫詣調達所受供養莫興起羨意何以故如飲毒藥
豈有不死者耶既自飲毒復飲他人譬如比丘達陀
利樹果生枝折竹箠子生則死如騾懷軀二命俱死
如是比丘調達供養既自飲毒復飲他人譬如比丘
大力之人執杖打惡狗或破頭鼻狗遂惡不比丘答
言唯然世尊如是調達所得供養意遂熾盛念此愚
人長夜受太山罪時調達便興此念我今供養勝於
如來如來何以禁固衆僧不使來受供養調達興念

適竟便失神足當於爾時尊者目捷連在羅闍城迦
陵伽谷時目捷連同學比丘名陝浮陀拘利長者子
修四等心生梵天上陝浮陀梵即以天眼見調達失
神足時陝浮陀梵如人屈伸臂頃從梵天上至目捷
連所迦陵伽谷前白尊者目捷連尊者知不調達以
失神足目捷連可往白世尊調達以失神足目捷連
便興此意坐入三昧觀調達心時目捷連便入三昧
知調達以失神足時目捷連默然可天所白天便還
天上時目捷連見天去不久卽坐三昧至竹園所去
佛不遠從三昧起整頓衣服來至佛所頭面禮足在

一面立白世尊言如陝浮陀梵言調達失神足如是語頃調達將從五人瞿婆離騫陀羅婆婆迦留陀帶三文陀羅唎頭世尊遙見調達將從五人來世尊顧語目捷連止止護口不須作是語此癡人來當自有言時目捷連便作是念我今入三昧正受於此間坐使調達不見我時調達來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今世尊老大氣力微弱年以時過善哉世尊勅諸衆僧受我供養世尊答曰如舍利弗目捷連等大神足人來索衆僧吾尚不與況汝在懷抱受他唾哺當與衆僧時調達便興此念云何世尊獨歎

舍利弗目捷連而遏絕我德時調達便起惡意向佛及舍利弗目捷連不辭卽從座起去世尊告諸比丘信施甚重比丘墮人瞋中不得言得道所誦者今懈不諷不得證言得證譬如力士切筋作索用纏脚兩頭互牽此索傷皮及肉盡傷筋筋斷至骨徹骨及髓如是比丘當知信施亦復如是墮人瞋中不得言得前所誦者今懈不諷不得證言得證其有比丘受信施者味著以爲已有傷皮乃徹骨髓善哉比丘從今以去當學所得信施不味著以爲已有受當如所施受心無狐疑比丘當作是學時世尊因此事緣乃

至備十功德爲沙門結戒若比丘若依俗禪起神足
及自稱譽言上人法此比丘波羅夷不受時世尊告
諸比丘當知其有比丘以衣裳飯食牀臥病瘦醫藥
故非阿羅漢言阿羅漢若復比丘作賊導師將從百
人二百三百乃至千人此二大賊有何差降比丘答
曰將從百人及千人者此常小賊此第二賊天上人
中梵魔衆沙門婆羅門以衣裳飯食牀臥醫藥故非
阿羅漢言阿羅漢此賊中之大賊時尊者優波離問
世尊曰波羅夷者義何所趣世尊答曰一切根力覺
道登道樹下得果諸結盡都棄是故言棄譬如比丘

人有過於王所盡奪養生之具合宅捐棄如是於四
波羅夷展轉犯事一切功德盡捐棄云何不受名若
說戒受歲其衆僧祕事比丘不受不受非沙門非釋
種子

戒因緣經卷第二
音釋

跋耆

梵語也此云金剛跋蒲撥切

跋渠末

梵語也此云盤曲

勛勉

勛勉玉切

勵也

勉彌鬚髭鬚相俞切髭口上曰髭在口下曰鬚奮吒問切

奮吒

奮方

安般

安梵語具云安般那此云遣來入息也般梵語具云般那此

息也

般梵語具云般那此云遣去出息也般音撥

傾欽

傾去奇切不正也

云遣

去出息也般音撥

傾欽

去奇切不正也

穿

疾正切陷也坑也

讒

土咸切謬也

樞

其亮切施於道以胃鳥獸曰樞

縮

六所

切縛束之也

鍼

鍼深切也

妊

汝鳩切孕也

鍛

丁貫切冶金曰鍛

鑽

借官切穿

也
昇 羊諸切兩手對舉也

丹陽居士賀鼎捐貲刻

戒因緣經卷第二

計字八千八百四十七箇

該銀四兩四錢七分三厘

六根雪淨三障水清即生啓悟妙心世世弘開

道眼

崇禎五年仲夏月徑山化城寺識

入

戒因緣經卷第三

姚 秦 三 藏 竺 佛 念 譯

鼻奈耶第三

僧伽婆尸沙法第二之一

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迦留陀

夷迦留陀夷阿難從弟於祇洹歲坐掃灑房室於中敷牀前著

澡灌外復有澡灌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得

食而還入房舉衣鉢息迦留陀夷姪意偏多憶向所

見得食之家婦女姪意熾盛以手弄陰精墮即便洗

手澡浴掃灑房室如是再三乃至竟夏坐時諸比丘

是迦留陀夷知識在拘薩羅結夏坐坐已具補納衣
 一日竟衣著衣持鉢來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
 諸比丘往詣迦留陀夷比丘所各各相問禮拜問訊
 已在一面坐云何優陀夷體履健不於夏坐中無苦
 不乞求易不優陀夷答我於此間掃灑房室乃至弄
 陰具向諸比丘說諸比丘答云何優陀無數數方便
 世尊說姪不淨向姪念姪姪熾盛說姪之惡露卿云
 何於中起姪意如是諸比丘極苦責諫責諫已便起
 去往詣世尊如是事具白世尊世尊知而自問優陀
 夷審爲此事那時優陀夷內懷慚愧外則恥衆從座

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叉手向佛白世尊言審爾世
 尊世尊告曰云何癡人我不以無數方便說姪之不
 淨向姪念姪姪熾盛姪之惡露云何癡人而以此手
 受長者信施復以此手而捉此形弄耶如是佛世尊
 無數方便誨責因此事集和合僧備十功德世尊爲
 沙門結戒諸沙門當共防此若比丘憶念弄陰墮精
 僧伽婆尸沙

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比丘在祇洹
 夏坐此比丘於夢中失精覺已便懷狐疑我不犯僧
 伽婆尸沙耶便問諸比丘諸比丘不知當何報諸比

丘往白世尊世尊告曰夢中失精無罪若比丘弄陰失精除其夢中僧伽婆尸沙時尊者優波離問世尊失精有幾處是僧伽婆尸沙世尊告曰左右手弄者僧伽婆尸沙使他手弄亦爾他兩曲肘弄者及屈膝間兩腋間齋兩邊及歧間尻溝間兩肩上項間現身上屈伸處衣裏弄者伏牀褥弄者畫女像木女像作處所弄失精者僧伽婆尸沙

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尊者難陀姪意偏多入舍衛城分衛有一長者婦以手接難陀足作禮女人手輒難陀便失精墮此人手上女人卽舉手塗頂

上我今得大利乃使尊者難陀姪意熾盛梵行全顧意不犯戒難陀便懷狐疑我不犯僧伽婆尸沙便問諸比丘諸比丘不知報卽往具白世尊時世尊因此事集和合僧世尊知而故問難陀實如此事不難陀時尊者難陀內懷慚愧外則恥衆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叉手向佛白世尊言審爾世尊爾時世尊於衆人前歎難陀言善哉善哉難陀乃能作是全梵行能爾行梵行者得大果報得大功德時世尊告諸比丘其族姓子見難陀者誰能訾言不端正乎身體柔輒筋力勝人姪意偏多誰能勝難陀也如是比丘難陀族

姓子閉塞根門飲食知足夜不失時念定不亂難陀能盡形壽淨修梵行彼難陀族姓子云何能閉塞諸根門於此難陀族姓子眼見色者意無染著設使見色眼根不具者當念無明憂惡不善法意不向者則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知已不起染著設使意根不具者當念無明憂惡不善法意不向者則護意根此是難陀族姓子閉塞根門彼難陀族姓子云何飲食知足於此難陀族姓子搏飯食知足無有貪餐不求顏色氣力無細滑意所以食者欲使身體久住以減故痛新者不興樂得行道譬如有人有瘡疾病

以膏塗之所以塗者何欲使瘡愈如是難陀族姓子飲食知足無有貪餐乃至樂得行道譬如有人以脂膏車所以膏者何以其重載故如是難陀族姓子飲食知足無有貪餐乃至樂得行道此是難陀族姓子飲食知足彼難陀族姓子云何是夜不失時於此難陀族姓子晝日經行坐禪夜亦經行坐禪初夜時經行坐禪降伏心不使睡眠中夜之時褰衣多僧使四疊而敷座上舉僧伽黎著頭前右脅著地累足更互申脚繫想在明何時當曉後夜即起經行坐禪降伏心法此是難陀族姓子初夜後夜夜不失時彼難陀

族姓子云何念定不亂於此難陀族姓子若欲視東
正身思惟而視東無有亂意若欲視南西北正身思
惟而視無有亂意於是難陀族姓子若欲有痛想終
不失智行識亦爾痛想未起不令使興若痛想有起
次第滅之此是難陀族姓子念定不亂是故難陀失
精無罪若復當有如是失者亦復無罪諸比丘從今
以去當著舍勒半泥弄陰者義何所趣獨處興意念
想若已若彼身體相近弄陰是弄義也
佛遊釋羈瘦迦維羅越那拘陀國爾時尊者迦留陀
夷當五日直有諸長者婦女來至園中諸房間觀時

尊者迦留陀夷手執鑰母在門外立呼言諸姊來前
入此園遊觀中有浴池泉源時諸婦女卽入園遊觀
開諸房戶使入觀看歷陰室內捉諸婦女抱鳴捻捏
身體諸婦女或欲從者或不從者其不從者出語諸
比丘常無畏處安隱處而更大有恐畏諸比丘問有
何恐畏卽以所見事具白諸比丘諸比丘不知當何
報往詣世尊具白此事世尊知而故問尊者優陀耶
審爲此事耶時優陀耶內懷慚愧外則恥衆偏袒右
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世尊言審爾世尊世尊告
曰云何我前不爲癡人無數方便說姪不淨向姪念

姪意姪熾盛姪之惡露云何優陀耶我前不向優填王說姪不淨耶王優填問我瞿曇此諸比丘年少端正新來入法鼻奈諸根善具眼鼻充澤皮輒如桃華安庠不犯他婦女盡命淨修梵行爾時我語王諸比丘其像母者當呼言母其像姊妹者當呼言姊妹像女者亦當呼言女以是義理故大王使諸比丘年少端正者乃至不犯女色盡形命得修梵行王復問世尊人心多想設使我等像母言母乃至像女言女心故走世法頗更有餘義使諸年少比丘盡命淨修梵行不世尊告曰我以語諸比丘大王諸比丘當觀此

身從足母指上至髮際觀種種惡露不淨此身中有髮毛爪齒塵垢皮肉血筋脉骨髓心肝脾腎肺腸胃腹屎溺肪膏膽涕唾涎腦膜以是義故大王使諸年少比丘盡命得修梵行王復問世尊此心想設使我等觀此惡露故謂是淨頗更有餘義使諸年少比丘盡命得修梵行不世尊告曰我前以說大王諸比丘當閉諸根門守念不怠意不散設眼見色心不染著設眼見色有染著者心念無明憂惱不善之法使不近者則守念眼根如耳鼻舌身意法無有染著假有染著意心念無明憂惱不善之法使不近者則

守念意根以是義故大王使諸年少比丘盡命得修
梵行王白世尊儻有此義諸年少比丘盡命得修梵
行若我入宮裏時不護身念根意不端一則心走向
姪意世法若護身念根意端一心無分散不向姪世
法是故世尊可奇可特誰聞沙門瞿曇此語能不具
諸根我今自歸佛歸法歸比丘僧願世尊聽爲優婆
塞盡命不殺生受三自歸爾時世尊告優陀夷此世
人尚能爾癡人而不防此像母者當言母乃至女亦
如是爾時世尊以無數方便誨責優陀夷集和合僧
備十功德爲比丘結戒若比丘姪意熾盛手摸女人

若執手捉臂捉髮及諸身體腕節摩捫抱持犯者僧
伽婆尸沙時尊者優波離問佛抱持女人幾處是僧
伽婆尸沙世尊告曰若比丘以姪意熾盛從堂上抱
女子著象上僧伽婆尸沙若象上抱下著馬上馬上
抱著車上車上抱著輿上輿上抱著牀上牀上抱著
繩牀上繩牀上抱著机上机上抱著地若復從地抱
展轉還至堂上者僧伽婆尸沙除其母姊妹有病無
染著意者不犯戒

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衆比丘於
拘薩羅國夏坐夏坐已補納衣一日成衣著衣持鉢

來至舍衛去舍衛不遠有江名阿脂賴跋提南岸止
住水流駛疾時有諸婦女白比丘言諸嚴賢等渡我
等諸比丘答諸姊當知世尊不許得渡女人諸女人
各執手便入水中爲水所漂卽稱怨言諸賢諸賢
誰有慈心能勝釋子我今沒溺願來見救諸比丘慙
念往執手救諸比丘各懷疑不犯僧伽婆尸沙卽問
諸比丘諸比丘不知當何報往白世尊世尊告曰無
染著意不犯罪以慈心往救若復當有溺沒者若捉
髮執衣不得持體火厄亦爾有一女人行險谷側時
比丘捉手過比丘便疑我不犯僧伽婆尸沙往白世

尊世尊告曰無染著意不犯罪若復當更有如此者
以手裹手往捉臂過

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尊者迦留陀夷
於祇洹止住有諸長者婦女來至浴池房園觀看執
鑰母開諸房戶呼曰諸姊來入浴池觀看婦女至浴
池園觀優陀夷共諸婦女談語經時說姪快樂相娛
樂事其中婦女或有然可或不然可其不然可者出
白諸比丘常聞無畏安隱處而更恐畏諸比丘問有
何恐畏諸婦女具白比丘時優陀夷以出語諸比丘
亦爾諸比丘諫責優陀夷世尊不以無數方便說姪

不淨向姪念姪姪熾盛姪之惡露諸比丘苦諫已往
白世尊世尊知而問尊者優陀夷審爲此事如諸比
丘所白不優陀夷內懷慚愧外則恥衆偏袒右肩右
膝著地叉手向佛白世尊言審爾世尊世尊告曰我
不以無數方便說姪之不淨向姪念姪姪意熾盛姪
之惡露卿云何歎姪相娛樂事世尊無數方便誨責
集和合僧備十功德爲比丘結戒若比丘姪意熾盛
向女人歎姪相娛樂事惡語相向惡眼相視若大若
小女人犯者僧伽婆尸沙

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諸比丘各行乞

食至揭貳加村姪聚諸長者見嫌其到彼此諸釋子吉
無不利自知稱好而入此姪聚如被姪人入者以姪
故亦入諸女家大童女家如欲娶婦者諸比丘以此
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比丘有五事不應行云何
五入姪種家入大童女家若寡婦不端者家酤酒家
偷賊家比丘此五不應行比丘不得入若其入者此
比丘爲犯罪爲有重過

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有一婆羅門生
女顏色姝好端正無雙以其端正故母字爲善光初
生之日爲相師婆羅門見記此女人當與五百人通

遂長十六歲諸人聞記當與五百人通無有娶者有一入海商人與其毗村遙見此女端正便起想卽問此誰家女答者言婆羅門女復問爲嫁未答未也若爾者我當娶爲婦答者言此女盡好有一不可問是何事答者具語初生之日相師梵志記當與五百人通商人復作是念我舍無有人入唯有釋子釋子無有此意商人便娉爲婦娶之未遠有商人入海採寶彼國常法其有商人數入海者常使導前若自不肯王逼之時商人來語此商人君次應在前採寶商人便勅守門者我今入海採寶莫使異人於此止宿除

其釋子所以爾者釋子無有姪意卽日發引入海有沙門婆羅門至此家乞食者婦便共調戲說姪之歡樂可來與我作不淨行諸比丘不知當何報各懷疑往詣世尊具白此事世尊告曰如此家者比丘不得入乞食若人乞食者不得坐不得與言語何以故如此家壞人梵行設坐聽受語者僧伽婆尸沙彼女人姪意熾盛卽日向暮便死莊嚴服飾輶乘塚間時有五百羣賊從塚間過見此女屍便起姪意向五百人盡爲不淨行如前婆羅門所記其語不虛坐與沙門婆羅門調戲故由此因緣生三惡趣天竺國北泉水

名毗怛吐作龍妻有五百龍常與共通

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諸長者婦女來至房舍園觀觀看時六羣比丘語諸長者婦女言我等國王子端正無雙身體香潔精進無比於法中最上者汝等可與我戲笑相娛樂能以身施者於檀中最尊其中婦女或然可者不然可者其不然者出語諸比丘常無恐懼安隱之處而更有恐懼諸比丘問有何事諸婦女具白比丘比丘不知當何報往白世尊世尊知而問六羣諸比丘審爲此事耶比丘內懷慚愧外則恥衆偏袒右臂右膝著地長跪叉手

白佛言審爾世尊世尊告曰云何癡人我不說姪如毒蛇螫人寧爲虵毒虵毒黑磷毒所螫不共刹利種婆羅門種長者種婦女交會雖復端正無雙服飾姝好寧投身入火不與交會我不說姪如大聚薪放火然大聚薪火燄熾盛寧身投入中不與刹利種婆羅門長者婦女交接娛樂我不說姪如深火坑大深坑盛滿火但有赤炭無有煙氣寧投身入不與刹利婆羅門長者種婦女交接娛樂姪如狗齧骨如鳥銜肉肉旣少少受苦多也如蜜塗刀姪亦復爾如王有教取彼罪人日三時拷拷則鉞刺百瘡姪亦復然亦如

畫餅盛臭處如毒花香向鼻則死寧飲毒漿而不向
姪如人彈琴但有空聲亦如劒樹上下刺人如怨家
盜賊常無善意如沸屎灰河地獄姪亦復然我不說
姪義因緣姪本末鬪諍縣官佞讒眩惑欺誑作種種
無數惡法皆由姪起我無數方便說姪不淨向姪念
姪姪熾盛姪之惡露卿等云何於中造惡時世尊無
數方便責誨因此事集和合僧備十功德佛爲比丘
結戒若比丘姪意熾盛於女人前自歎身端正又言
精進比丘於法中最上淨行作如是法行者僧伽婆
尸沙

一跋難陀二難陀生天迦留陀耶闍怒闍怒車
匿也佛去世已於阿難許得道二人般泥洹馬

師弗那跋生
龍中六人也

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難平
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分衛已還出城爾時甚
熱夏後月暑盛時尊者阿難行路中道焦渴彼中道
有旃荼羅女名鉢吉提於井汲水時阿難詣井乞水
語大妹我今須水施我少水時女報阿難我是摩鄧
伽種阿難語我不問是義旃荼羅非旃荼羅也我今
須水但施我水女報君母種成就沙門瞿曇第一弟
子王波斯匿所敬末利夫人阿闍梨我是旃荼羅種
不敢持水相與阿難語女我不問汝旃荼羅非旃荼

羅我今須水速以水見與女答若須水者便取時女
先掬水澆阿難足復掬水澆阿難手澆手足已復生
姪意時尊者阿難飲水已便前進路時鉢吉提女見
阿難前行不遠捉水瓶還家啓白父母阿母願以沙
門阿難爲夫婿母答此阿難者轉輪王家子刹利釋
種姓瞿曇國王大臣盡識知沙門瞿曇弟子是波斯
匿所敬末利夫人師我等小家旃荼羅種當云何得
阿難以爲夫婿女報母若不得阿難爲夫婿者我若
當飲毒以刀自刎若絞死母報女曰此間亦有摩鄧
伽神語符呪能移日月以墮著地復能移著彼亦能

呪因帝梵天使下況不能得沙門阿難使來或能以
一事不可得若死若生不能姪設復爲沙門瞿曇所
護者我不能得除此可得女聞此語歡喜踊躍便起
澡浴莊嚴身體著白服飾敷臥具思想而望來時母
亦澡浴著白服飾以牛屎塗地以五色線結縷盛滿
四瓶水盛滿四椀血盛滿椀四種香水盛滿四椀蜜
漿以四口大刀豎牛屎四角頭豎四枚箭然八明燈
取四死人髑髏種種香塗其上以華布地捉熨斗燒
香繞三匝向東方跪而誦摩鄧伽呪術時阿難於祇
洹意便恍惚爲呪所縛如魚被鐵鉤如象隨鉤時尊

者阿難隨呪術至旃荼羅家母便語女阿難已至從
卿所爲時鉢吉提女見阿難踊躍歡喜前抱阿難坐
著牀上牽掣衣裳捻捏阿難譬如力人手捉長毛小
羊從其人手爾時尊者阿難見十方盡闇瞑譬如日
月爲羅睺阿須倫手所障無復有明如是阿難爲大
呪所厭不得動於是阿難有大力當十大力上力拘夷力亦
難如阿爲呪術所厭不能得動時尊者阿難聖道諦力
念還得寤我今困厄世尊不慈愍我世尊知阿難爲
旃荼羅呪術所縛便誦佛語

佛者最極尊於世間 諦無有能過佛之前

佛者最極尊於人天 諦諸法之王無上田
阿難以此實義於旃荼羅舍得解

法者最極尊於世間 諦無有能過法之前
法者最極尊於人天 諦斷諸縛結永息田

阿難以此實義於旃荼羅舍得解

僧者最極尊於世間 諦無有能過僧之前
僧者最極尊於人天 諦美福第一無上田

阿難以此實義於旃荼羅舍得解誦偈適竟旃荼羅
家內所設呪具刀箭碎折瓶甕破壞燈滅羈縻迸碎
黑風起展轉不相見旃荼羅呪術不行母便告女必

瞿曇沙門神力所爲衆物碎散呪術不行時阿難便作是念此將是世尊恩力時尊者阿難得解譬如大象王盛年六十醉暴克惡身大牙長從鐵絆得解從城走向空閑處阿難亦爾從世尊誦佛語從旃荼羅舍得解還向祇洹時此女人逐阿難至祇洹門竝作是語阿難是我夫阿難是我夫如犢隨母不離須臾時此女人逐阿難後不離須臾時阿難往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我於諸法中不見眩惑誑人如女人者人亦復爾何以故以其姪繫意故是故阿難當覺意方便不爲六欲所牽時尊者阿難

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分衛此女人亦逐其後語諸長者阿難是我夫阿難是我夫時阿難分衛竟還至佛所前白佛言此女去處語諸長者汚染人不審當何爲世尊告曰汝往共語如姊妹相向何以故此女人應當作比丘尼時此女人來到佛所白世尊言願世尊還我沙門阿難用作夫婿世尊告曰若須阿難者於我法中爲比丘尼當與汝阿難時此女人歡喜踊躍爾世尊當爲道世尊當爲道如來世尊問有父母不辭父母未女報有父母而未辭父母汝往辭父母還時此女人卽從座起詣父母所而以此事具白

父母父母聞此語已歡喜踊躍本植善根各應得道
母告女欲爲道者便爲我等亦欲共往見世尊時父
母及女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時世尊爲此
女故廣與大衆說法無數方便現諸法義柔軟義檀
義尸義天義說姪不淨義增長生根諸結義出家義
諸道品義時世尊說四聖諦苦集盡道時此女人卽
在座上解四聖諦父母得阿那含道女得須陀洹道
譬如純白氎衣易爲作色彼聞法亦爾時父母又手
白佛從今以往歸佛歸法歸衆聽爲優婆塞盡命不
殺歸命時鉢吉提女現世得果頭面禮佛足叉手向

佛白世尊言所犯過者世尊含容願如來不尤責如
小兒如癡如無善所向阿難作不善意願怨聽入道
爲比丘尼得依世尊修行梵行時世尊告阿難汝往
阿難將二比丘尼及此女人往夏坐比丘尼所摩訶
鉢柘鉢提瞿曇彌世尊有教以此女爲道授具足戒
時阿難受此教已將二比丘尼及此女人往詣鉢柘
鉢提瞿曇彌所世尊有教使此女爲道授具足戒大
愛道問阿難云何阿難世尊許旃荼羅女爲道耶阿
難報瞿曇彌此女人以得道果何以不得爲道時大
愛道卽與剃髮爲道授具足戒教威儀禮節得八解

脫禪得阿羅漢道時大愛道將此女人及五百比丘
尼往詣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立時世尊觀鉢吉提
女人意語言汝今須阿難爲夫不時比丘尼慚愧羞
恥長跪白佛言尊者阿難是我兄同一法同一水乳
時阿難意懷狐疑我不犯僧伽婆尸沙婆卽問諸比
丘諸比丘不知當云何答往白世尊世尊告曰阿難
不犯罪此乃摩鄧伽呪所惑若復當有被呪術者彼
亦無罪

戒因緣經卷第三
音釋

僧伽婆尸沙

梵語也此肘臂節也腋羊益切左右

腋

政

達謂之政云衆決斷苦刀切脊骨

益切

鑰

關壯也撻挫撻奴協切指撻也肺芳廢

藏

尿溺

尿賞是切溺奴勞切肥也神之液也

膽

親敢切連

腦膜腦乃老切頭髓也摸摸捺也腕

爲貫切

摩捫

謂摩捫摸也舉羊諸切机人居矣切

坐

姝好

姝昌朱切娉娶問也螫戶隻切蟲鱗莫朗

蛇

敲

五巧切鉞刺鉞莫浮切與矛同眩黃絹切掬

居六切

絞

古巧切熨斗熨於物切熨斗持甕貢

切

逆

必諍切絆博慢切繫

知識國王大臣所求盡得欲相勞屈爲我等行至某甲家聞汝女端正我兒亦復端正可嫁卿女爲我子婦門族種姓亦不相減我願君君爲我往時此比丘卽隨是語卽往媒嫁女人復有一寡婦囑比丘言往至某甲長者家作是語此某甲婦端正無雙可爲作夫若不作婦可與私通此比丘卽媒此事復有一長者語比丘言尊者廣有知識國王大臣長者梵志爲我故往至某甲家語某甲婦女卿又無夫我旣無婦我是大長者能與我作婦不諸長者囑及比丘如是非一時此比丘卽往至諸婦女家具傳此事其中婦

女或有從意者或不從者其不從者展轉語諸親里諸長者聞是語各各怨恨此沙門釋子自稱譽精進今方似商人販賣媒嫁男女諸長者聞是語語其中有行十二法比丘諸比丘聞愁網不知當何答往白世尊世尊知而問迦留比丘審爲此事不答審然世尊世尊告汝違比丘行汝出家學道媒嫁女人以爲歡樂有死亡時汝亦在中歡樂時汝亦在中汝非沙門行汝爲沙門執奴僕使世尊無數方便誨責已集和合僧備十功德佛爲沙門結戒者比丘用心媒嫁女與男媒男與女媒嫁寡婦與傍夫僧伽婆尸沙

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迦留比丘廣識
諸長者導諸長者施設福事諸長者夫婦自共鬪諍
此比丘往敎使和解牽提使其宿餘長者親里笑此
比丘所爲我等所應和解者反更比丘爲諸長者懷
嫉妬心卽往語諸比丘諸比丘不知當何報往至佛
所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諸比丘不得至彼家和合
偶時世尊緣此事集和合僧備十功德佛爲沙門結
戒若比丘用心媒嫁女與男媒男與女若嫁寡婦與
傍夫下及和解合偶僧伽婆尸沙男有三婦一劫略
得二財買得三結髮婦若比丘於此三婦中語其夫

可與此婦臥置彼婦鬪諍和解僧伽婆尸沙若比丘
解放畜生合其牝牡僧伽婆尸沙

佛世尊遊羅閱祇竹園迦蘭陀所時遷賦比丘瓦陶
家子便作是念我工陶作無與我等者我旣盛壯前
造木舍阿闍世王欲取吾殺我今當作瓦舍於中住
便和泥造大舍瓦戶瓦闔瓦眉格瓦牕牖瓦龍牙杙
瓦衣柳時此比丘收拾薪草枝葉蓬蒿放火燒此坏
舍火燄盛熾國人無不見者燒瓦舍竟周行分衛六
十日我所乞者集會諸比丘入舍佛見此事知而告
阿難曰汝著衣來我欲至某處觀看時世尊將阿難

至達膩比丘瓦舍所世尊遙見瓦舍火燄熾盛世尊
知而問阿難此是何物火燄乃爾熾盛時尊者阿難
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往阿難壞此瓦舍所以然者
當爲後世人故於吾此法初不見有作瓦舍者時阿
難卽往壞此瓦舍達膩比丘二月分衛還到羅閱城
達膩遙見瓦舍壞就看見起悲意問毗住比丘誰來壞
此瓦舍答世尊來壞達膩言審世尊壞者當復如之
何

佛世尊遊釋呬瘦釋種迦維羅越尼拘陀園爾時迦維
羅越釋種新造大堂舍新成不久量度尺寸不失其

法門向東方迦維羅越諸釋種聞佛已至在尼拘陀
園便作是念我等造作此舍新成不久量度尺寸不
失其法戶向東方未有住者沙門婆羅門釋種釋種
子先當請佛及比丘僧入舍施設飲食留佛一宿及
比丘僧當得大福利時諸釋種出迦維羅越城東門
詣尼拘陀園爾時世尊與無數衆圍繞說法釋種遙
見世尊坐樹間端正無比身如金山諸天人師最尊
第一三十二相自莊嚴身釋種見已各下車馬前至
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世尊與諸釋種說法使意
歡喜時世尊與諸釋種說法已默然諸釋種從座起

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又手向佛白世尊言我等世尊
於迦維羅越造大堂舍新成不久量度尺寸不失其
法戶向東方然未有住者沙門婆羅門釋種子願世
尊將比丘僧到彼觀看當使我得大福利時世尊默
然可之時諸釋種見世尊默然可已從座而起頭面
禮足各繞三市而去至新堂舍剗治掃灑敷諸坐具
氎毼毼毼白氎復將毼氎布施瓶盛好水以好淨油
白氎爲炷然大明燈如是供養不可稱數復往世尊
所頭面禮足叉手向佛白世尊言微供以辦今正是
時世尊食後著衣持鉢莊嚴及比丘僧往詣新講堂

所在外洗足入講堂中徧觀堂已就大高座顏色和
悅比丘僧亦洗足入講堂中次第西壁下東向坐時
諸釋種在外洗足入講堂中東壁下西向坐爾時世
尊卽於其夜見衆會定爲釋種說法無數方便說法
已世尊告曰夜欲過半各從所宜時諸釋種從座起
禮佛而去

爾時世尊見諸釋種去未久觀諸比丘心宜唱皆寂
靜皆寂靜深入微妙種種三昧世尊告目捷連唱皆
寂靜皆寂靜比丘衆深入微妙種種三昧吾今使汝
爲比丘僧說法我今患脊痛不堪說法時目捷連從

佛受教唱默然寂靜時世尊四疊襪優多僧敷牀上
僧伽黎著頭前右脅臥師子座累膝互屈伸脚繫意
念明何時當曉時尊者目捷連告諸比丘向者而被
世尊教從佛承受此名無聞之聞法如比丘無聞能
行如比丘聞能行云何比丘無聞能行於此比丘中
行比丘若眼見色念色色著不念色色離意不專一
意解脫智慧解脫如實不解諸惡法所生處故在不
滅不得有餘無餘處此謂比丘無聞能行念色著色
者耳聲鼻香舌味身細滑心法念色法著不念色法
離意不專一意解脫智慧解脫如實不解諸惡法所

生處故在不滅不得有餘無餘處此謂比丘心意法
著無聞能行作是無聞行者比丘魔得其便壞敗其
意若眼見魔魔則得眼便耳鼻舌身意見魔者魔得
其便譬如比丘有乾竹葦叢若碎蒿聚以火往燒四
方豈有不然者乎如是比丘若眼見魔魔則得眼便
壞敗其意如是耳鼻舌身意法魔得其便如是比丘
爲色所降不能降伏色聲香味細滑法比丘爲法所
降不能降伏法爲色所降爲法所降不能降伏惡法
不能降伏惡法則生諸結增長種後世苦生老病死
如是比丘此謂無聞能行云何比丘聞能行於此比

丘中比丘若眼見色念色不著不念色色離心得專
一則得意解脫也智慧解脫觀也如實知法所生處即
滅不起得有餘無餘處此謂比丘若眼見色聞則能
行眼見色不著聲香味細滑法念色法不著不念色
法已離心得專一則得意解脫智慧解脫如實知惡
法所生處即滅不起得有餘無餘處此謂比丘意法
知聞則能行如是比丘作是行者魔在在處處不得
其便不能壞敗譬如有人造作石舍若堂復重渥塗
其上四面執炬燒之而不能然如是比丘在在處處
眼見魔魔不能得便耳鼻舌身意魔不得便此則比

丘能降伏色不爲色所降如是聲香味細滑法比丘
能降伏法不爲法所降不造來世惡法衆結不興生
老病死苦斷此謂比丘聞則能行時世尊從臥起脊
痛間結跏趺坐時世尊告尊者目捷連汝向爲諸比
丘說無聞之聞法耶答唯然世尊時世尊歎目捷連
善哉善哉目連汝數數與諸比丘說法莫使斷絕是
時世尊告諸比丘奉持無聞之聞法誦習爲衆生故
演此句義諸天世人得聞此法時世尊以達膩比丘
故言告諸比丘此釋種長者造作堂舍量度尺寸不
失其法門正向東世人尚爾況汝達膩於吾法中所

不許而作瓦舍世尊因此事備十功德爲沙門結戒
若比丘自用如達膩作瓦舍者僧伽婆尸沙自爲自
作主當有限量彼舍限量者長十二肘是如來舒手
兩端廣七肘於其間呼持法比丘持法比丘當以
法量不以姪怒癡量若以姪怒癡量者不得作舍比
丘自來索作舍比丘自作主又不呼持法比丘過限
量者僧伽婆尸沙

上自爲已下是
戒語非鼻奈經

佛世尊遊羅閱祇耆闍崛山爾時有一摩訶羅比丘
於四微道頭斫大白楊樹用作講堂時彼樹神抱男
負女更三子從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白世

尊言於世尊有摩訶羅比丘斫大樹臥四道頭此樹
是我舍於今向寒竹園葉落將此兒子當向何所時
世尊以大慈悲告語一天將此樹神安隱所宜使過
大寒彼國街巷無不聞者皆傳此摩訶羅比丘四微
道頭斫大樹臥持用作堂舍彼諸長者聞此已皆嫌
比丘所作此諸釋子比丘皆言精進不犯嬈人而斫
此大白楊樹持用作堂舍與我俗人當有何異時頭
陀沙門聞此不馨問往白世尊世尊知而告此摩訶
羅比丘曰汝實斫此樹耶時摩訶羅比丘內懷慚愧
外則恥衆右膝著地叉手白世尊言審然世尊世尊

告曰汝爲比丘常當慈心云何斫伐四微道神祀大樹持用作堂舍世尊以無數方便誨責集和合僧備十功德佛爲沙門結戒摩訶羅比丘起大堂舍僧伽婆尸沙若起堂舍當呼持法比丘并呼檀越持法比丘來當語尺丈不使增減若摩訶羅比丘起大堂不呼持法比丘及檀越自用意作者僧伽婆尸沙量從檀越也

佛世尊在羅閱祇耆闍崛山爾時王頻毗娑羅告御車者汝往嚴駕羽寶車我欲往世尊所禮拜世尊時御使卽往嚴駕車來詣王門白王勅嚴羽寶車今以

在外時王頻婆

光澤娑羅第一

乘羽寶車出羅閱城詣耆

闍崛山往世尊所下車上山剎利王法却五威儀解劍却蓋脫珠冠去玉柄拂及金鏤疑從人留後少將步人前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其諸從人中有禮佛者揖讓者有合手擎者有遙觀佛者爾時世尊與王說法諸人寂然無聲時王頻婆娑羅聞佛說法卽從座起右膝著地偏袒右肩叉手白世尊言明日設淨微食願世尊及僧臨顧須臾世尊默然受頻婆娑羅請時王見世尊默然可從座起頭面禮足繞佛三市而去還詣所在卽於其夜具好飲食敷好坐具

告一傍臣汝往世尊所持我名字問訊世尊飲食已辦今正是時此臣受王教已往詣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世尊飲食已辦今正是時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及比丘僧往詣王宮各次第坐時王頻婆娑羅見佛比丘僧坐定自行澡水次行種種飲食自手斟酌不以爲勞衆食已訖王在一面坐須臾從座起叉手向佛白世尊言願世尊及比丘僧受我夏坐於此羅閱祇城近爲世尊立一講堂尺量應法戶東向西壁大牖門戶端直復爲比丘僧起五百房五百牀五百領薦席五百拘遙枕各五百有好供具香粳米王藏

中有病瘦醫藥持用供佛及比丘僧時世尊默然可王所說時世尊與王達嚬

梵志事火

終身恒續不從他求也

續爲目法

門也向也前也首也

梵經四

部章句爲首諸人民中以王爲首衆水流河以海爲首星列空中月爲其首衆熱之中以日爲首上下四域所有非方兩足人天三佛爲首

世尊如是說達嚬已還去食後世尊因此事集和合僧告諸比丘此比丘王者種把持人民爲一切主住大土界爲國事得大力勢此王見四道神樹猶不斫作講堂作講堂不過量善量善度戶向東方西壁牕

9 160 1 2 3 4 5 6 7 8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牖門戶正直何故比丘不限作舍

佛世尊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當爾時尊者比丘名
陀驪末路子王舍城知分處食知分處牀臥分諸比
丘食不私親友不選好惡不畏不癡次第下次第上
等行不違爾時有名蜜妬路地比丘次應貧家食彼
比丘食惡食時作是念我爲苦我爲災我爲困而彼
末路子知已差我食惡食我當云何報彼怨作是念
無根棄捐謗之卽爾時彼比丘有妹比丘尼名蜜妬
路也彼比丘尼到彼比丘所到已接足禮却住一面
住已彼比丘不共語不讓座彼比丘尼便作是念念

我不犯此諸賢耶不有苦不有過耶而此諸賢今日
不共我語不讓我座諸比丘語妹汝不知耶我輩爲
彼末路子差我惡食而觸燒我汝不助我以是故不
共汝語不讓汝座比丘尼答我當云何彼比丘曰妹
汝去至世尊所作如是白於此世尊有何平等有何
可貴陀驪末路子與我共爲不淨行棄捐比丘尼答
云何我當謗真淨比丘梵行無根本棄捐法當爲此
耶比丘答汝若不往白佛者我不與汝坐起言語比
丘尼答可作是語但爲不應耳比丘答汝徐徐來我
等先至佛所汝徐徐來至爾時諸比丘往至佛所頭

面禮足在一面坐坐未久比丘尼至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言於此世尊有何平等有何可貴陀驪比丘與我共爲不淨行棄捐法爾時同情比丘白世尊言審爾世尊如比丘尼所言我等盡知爾時尊者陀驪比丘在世尊後執拂拂佛時世尊顧謂陀驪比丘如汝於今當復何言今蜜妬路比丘尼云何平等有何可貴陀驪比丘與我爲不淨行棄捐陀驪比丘白曰唯如來知唯世尊知世尊告曰汝今陀驪不應引我爲證言唯如來知唯世尊知若憶爲者當言爲若不憶爲者當言不爲比丘白佛不憶也世尊不憶

也如來爾時世尊告比丘曰今陀驪比丘所白此蜜妬路比丘尼自言有是卽是棄捐世尊說已從座起還入靜室爾時衆比丘見世尊去不久數責蜜妬路比丘尼善責誨及同情比丘汝等頗見陀驪比丘過不何時見云何見從阿誰聞言見如是諸比丘數責問其情實同情比丘答自用意瞋恚癡陀驪比丘信清淨梵行衆比丘告汝等何以自用意瞋恚癡誹謗今復言陀驪比丘信清淨如是再三責數同情比丘作是語也

聞如是一時佛遊羅閱祇竹園迦蘭陀所當於是時

尊者陀驪比丘比丘分飯分付座席不自用意不瞋
恚不愚癡從上至下從下至上不違威儀時遇有請
值貧寒家得惡飯食便生此念甚苦劇甚厄此陀驪
比丘處我等著此間我等當與生其過使墮無根棄
捐法以是故諸賢我瞋恚癡說是語耳陀驪比丘信
清淨梵行爾時世尊從靜室起還講堂比丘僧前坐
時諸比丘又十指向佛具白世尊言向者如來入室
不久善貴蜜妬路地比丘汝等云何見何時見從阿
誰聞言見蜜妬路地言自用意瞋恚癡說此語世尊
告曰云何比丘我本不說此義耶今陀驪比丘所白

蜜妬路比丘尼自言有是卽墮棄捐時世尊因此事
備十功德佛爲沙門結戒若比丘僧嫉妬謗彼清淨
比丘不犯無根棄捐法誹謗我當墮此失梵行若於
後時被責數言無根棄捐謗比丘不改者僧伽婆尸
沙

佛世尊遊羅閱城耆闍崛山當於爾時尊者陀驪比
丘在一石室止住彼諸比丘次第教訓比丘尼時陀
驪比丘次應教訓比丘尼時諸比丘尼往至陀驪比
丘所時諸蜜妬路地同情比丘以前飲食怨故常求
過失伺比丘尼出入石室諸比丘在一石龕中遙看

便生是念是諸比丘尼乍出乍入此陀驃比丘必當牽捉與共私語各共相語此必然不疑便告諸比丘彼闇鈍比丘便信此語頭陀比丘聞是語已各懷不樂往具白世尊時世尊緣是事集和合僧備十功德佛爲沙門結戒若比丘憎妬嫉彼清淨比丘謗墮淨行伺小小過不犯棄捐言犯棄捐若於後時被責數還悔者可若不悔者故伺小小過爲作大過者僧伽婆尸婆

佛世尊遊羅閱城耆闍崛山時尊者舍利弗摩訶目犍連平旦著衣持鉢從耆闍崛山入羅閱城分衛道

逢暴雨入石室避雨有牧牛女人先入中避雨臥夢失精舍利弗等見卽尋出去時瞿婆離比丘調達弟子見舍利弗目犍連出尋入石室見此女人便生念言此舍利弗目連必與此女人爲不淨行時瞿婆離入城語諸比丘諸君常言舍利弗目犍連污清淨行我向者具見此事諸比丘不知當何答往白世尊世尊告曰此癡人成大重罪清淨比丘淨行以無根本棄捐謗此癡人長夜受苦墮地獄時瞿婆離比丘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世尊告瞿婆離瞿婆離比丘汝宜及時悔心向舍利弗目犍連何以故此等

梵行全瞿婆離白佛知如來信彼人意淨但爲眼見
舍利弗目捷連爲惡世尊復再語瞿婆離瞿婆離汝
宜及時悔心向舍利弗目捷連何以故此等梵行全
瞿婆離白佛知如來信舍利弗等但爲眼見舍利弗
目捷連爲惡佛如是三語瞿婆離瞿婆離汝宜及時
悔心向舍利弗目捷連何以故此等梵行全瞿婆離
白佛知如來信彼人意淨但爲眼見舍利弗目捷連
爲惡時瞿婆離比丘佛三語不受便從座起而去去
不久身體生瘡狀如芥子漸漸長大轉如彈豆行如
大豆轉如雌豆如棗核許轉如阿摩勒果轉如鞞路如百子

潰爛一切身膿血流出時瞿婆離比丘卽夜命斷墮
婆曇摩地獄卽夜有一天來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
面立白世尊言瞿婆離牛牧比丘起惡意向舍利弗目
捷連謗言犯梵行墮摩訶婆曇摩地獄白佛世尊已
禮足沒還天上佛告諸比丘昨夜有天來至我所頭
面禮足在一面住白我言瞿婆離比丘起惡意向舍
利弗目捷連謗言犯梵行死墮婆曇摩大地獄此比
丘因小事作大誹謗清淨比丘梵行若比丘作是誹
謗者僧伽婆尸沙時世尊告諸比丘欲聞婆曇摩大
地獄衆生壽命長短不今正是時願世尊說婆曇摩

切豆名也簫盛簫市緣切竹器也

丹陽居士賀賜捐貲刻

戒因緣經卷第四 計字六千一百六十箇
該銀三兩零八分 伏願
六根雪淨三障水清卽生菩提妙心世世弘開
道眼 龍山釋海瓊對
崇禎五年仲夏月徑山化城寺錢

十五臨表

戒因緣經卷第五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鼻奈耶第五

僧伽婆尸沙法第二之三

佛世尊遊羅閱祇迦蘭陀竹園彼調達受供養衣被
飯食牀臥病瘦醫藥太子阿闍世所貴重隨時供給
日送五百金飯嚴五百乘車將從連日至調達所調
達初現將從有百漸二百三百四百五百用或王眠
坐食時調達欲壞亂比丘僧誘誅諸比丘與衣鉢戶
鑰鍼筒革屣大鍵鎔小鍵鎔淺鐵鉢也及餘什物語諸比

丘此亦釋種瞿曇我亦釋種瞿曇此亦母族成就我亦母族成就此亦生釋家我亦生釋家此族姓與我無殊爾時國界餓饉乞求難得時衆多比丘著衣持鉢入羅閱祇城乞食乞食已聞調達欲壞亂比丘僧誘誅諸比丘與衣鉢戶鑰鍼筒革屣大鍵鍔小鍵鍔及什物諸調達弟子貪衣供相佐助衆多比丘乞食已出羅閱城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諸比丘白世尊言向入城分衛聞調達欲壞亂比丘僧其比丘貪衣鉢戶鑰鍼筒革屣至大鍵鍔小鍵鍔及什物世尊告曰汝等比丘莫近調達供養何以故諸比丘

寧飲毒自殺不近調達供養自飲毒復飲他人譬如比丘以杖打惡狗鼻壞云何比丘此狗遂惡不唯然世尊如是比丘此癡人長夜受苦無有窮已我亦知調達當壞比丘僧正爾食時當壞和合僧諸佛世尊常法若於食時和合僧壞至暮當還合於其中間不得爲道不得爲比丘不得爲比丘尼不得爲式叉摩尼不得爲沙彌不得爲沙彌尼不得行八關齋不得爲優婆塞不得爲優婆夷無獲道果證無發三佛意時天地闇冥天人失明如來法向暮必還和合僧若不和合者天地翻覆時舍利弗目犍連聞調達破壞

和合僧聞已往詣世尊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世尊
言調達以破壞和合僧今欲往詣調達所還和合僧
世尊告舍利弗目犍連曰速往今正是時時舍利弗
目犍連卽從座起頭面禮足繞佛三匝而往詣調達
所遙見調達如如來升高座說法諸比丘僧圍繞右
有騫陀陀婆左有迦留羅提施四人是調達左右弟子海義捉
拂在後調達遙見舍利弗目犍連來歡喜踊躍不能
自勝是沙門瞿曇上足弟子今來至我所如世尊見
舍利弗目犍連等法唱言善來比丘調達亦復唱言
善來舍利弗目犍連起右騫陀坐舍利弗起左迦留

陀坐目犍連如世尊告尊者舍利弗目犍連與諸比
丘說法我今患脊疼欲得小息調達亦復告舍利弗
目犍連與諸比丘說法我今患脊痛欲小息如世尊
四疊襍優多僧布牀上僧伽梨著頭前右脅倚臥師
子坐互屈申脚繫意念明何時當曉調達亦復爾時
調達眠首陀會天來下壓其身其欲得覺竭力不能
得覺喘息羸惡或時譚語手脚不住捫摸四壁作種種
變不能得覺時尊者舍利弗歎譽佛法及比丘僧
時目犍連作若干變化東沒西出南沒北出坐臥虛
空或坐三昧於三昧中放種種光明或青或黃或赤

或黑或瑠璃色身下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
出水西南上下作若干變化無所罣礙放諸光明普
有所照時五百比丘見目犍連現諸變化各共相語
我等不墮顛倒見婆云何捨如來依倚調達復作是
念此必然不疑時尊者舍利弗目犍連與說法言便
心開意解起慈心向如來悔前所爲時舍利弗目犍
連及五百比丘來詣世尊所調達座上盡空無人唯
有調達及四弟子時騫陀陀婆比丘以左脚踏調達
使覺促起調達舍利弗目犍連將五百人去座席盡
空時調達覺見座上空無復有人便從座上自投于

地其弟子以水灑面還坐牀上爾時世尊從靜室起
出至外堂牀上布尼師壇結跏趺坐時五百比丘遙
見如來於堂上結跏趺坐內懷慚愧外則恥衆前行
詣如來所如來亦見五百比丘來顧語阿難若我不
與語者沸血當從面孔出時如來以大悲意欲度彼
人便與共語善來比丘如來難遇時時乃有雖如來
出世聞法亦難欲求滅度亦復難得欲入泥洹當行
此法癡緣行生行緣識生識緣各色生名色緣六入
生六入緣更生更緣痛生痛緣愛生愛緣受生受緣
有生有緣生生生緣老病死生老病死緣憂悲苦惱

生如是則成五陰苦癡不覺行行不覺識識不覺名
色名色不覺六入六入不覺更更不覺痛痛不覺愛
愛不覺受受不覺有有不覺生生不覺老病死老病
死不覺憂悲苦惱成五陰病說是十二緣法時五百
比丘得阿羅漢道八十百千天女得法眼淨爾時世
尊備十功德爲沙門結戒若比丘有壞亂和合僧僧
伽婆尸沙調達犯此無救入地獄

佛世尊遊王舍城耆闍崛山金毗羅閱叉所住處有
大石室爾時調達欲害世尊以四千兩金顧四力人
共此四人上耆闍崛山抱石當石室上立伺如來出

時佛出石室將經行調達共此四人山上下石礎如
來時金毗羅閱叉在世尊後仰視大石來下兩手接
之以擲南山彼時此石碎散有小段縱廣七十步迤
來向世尊時如來爲衆生故現宿對有報卽坐三昧
飛昇虚空石亦逐後衆生盡見南西北方石皆逐後
時如來入大海水中石亦逐後時如來昇須彌頂石
亦隨之時如來上四王尼耶山上天宮石亦隨之時
如來上三十三天餤摩兜率涅槃羅那提波羅尼蜜
婆舍跋提梵迦夷梵福婁醯陀波栗多婆阿婆喼羅
阿男斃弗如鉢羞多毗頗羅宿呵宿呵陀施那宿呵

訖栗那阿迦尼吒天石亦隨後時尊以神足力還
石室戶此石礎世尊右足跌破脚血流此調達及四
力士爲無救罪時世尊患脚疼痛自力說偈曰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得脫宿罪殃

時衆多比丘在石室左右乍坐乍行恐調達害如來
時如來遙見知而問阿難彼衆多比丘石室外何等
作爲乍行乍坐阿難白佛遙看如來恐調達害是故
在彼乍行乍坐世尊告阿難曰如來出世調達終不
能害汝頗聞如來爲人所害不不也世尊時世尊仰

視時四力士見如來視心懷恐懼衣毛皆豎欲走脚
不移時諸沙門一一捉得來詣佛所時如來語四力
士善來童子我與汝說法時四力士頭面禮足在一
面坐時世尊與說法語解悅其意各使歡喜童子汝
還本舍勿向向者來處時調達見此四人遲不時到
更以八千兩金顧八大力士汝往殺此四人使根本
斷時世尊遙見八力士來告曰善來童子我與汝等
說諸法言時八力士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世尊與
說法解悅其意各使歡喜童子汝還本舍勿向向者
來處時調達見此八人復遲不至復以十六千兩金

顧十六力士汝往殺彼八人斷其根本世尊遙見十六人來告曰善來童子我與汝說法時十六人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世尊與說法解悅其意各使歡喜告曰童子汝還本舍勿向向者來處時調達見十六人復不時至更顧三十二人汝往殺十六人斷其根本世尊遙見三十二人來世尊告曰善來童子我與汝說法時三十二人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世尊爲說法解悅其意各懷歡喜童子汝還本舍從其所宜時三十二人承世尊命從座起頭面禮足而去時世尊見三十二人去不久顧語阿難汝往入羅閱城往

大市四街巷頭作是唱言若調達所作行身口意所爲莫呼佛法僧教使爲調達自有親信弟子時阿難白佛前歎譽調達今復說其惡衆人有譏者當云何答世尊告阿難曰有此語者以此語答本雖習善今復習惡何足怪耶時阿難將一比丘卽詣羅閱城住大市街巷頭告諸行人調達所作身口意所爲者莫呼佛法僧教調達自有親信弟子時阿闍世太子其左右傍臣事親調達者聞說調達惡名還相謂言沙門瞿曇甚爲憎嫉謗賢調達調達豈有身口過耶時調達亦聞此聲沙門瞿曇遣信入羅閱城住大市道

頭作是唱言若調達作行身口意所爲莫謂佛法僧
教調達自有親信弟子時調達加瞋意熾盛往詣阿
闍世太子所語作是言卿自弑父我殺沙門瞿曇汝
作摩竭大王我當作佛於摩竭界裏新王新佛不亦
快耶王聞是語歡喜時王頻毗沙乘羽寶車詣後園
觀時阿闍世太子腰帶利劍自匿在門間待父王王
竟日戲駕駟馬車還宮適入門時太子以劍遙擲馬
去駛竟不中王時太子便走四人逐得四人問曰太
子欲何所爲太子答言我欲弑王四人復問伴黨是
誰是賢調達及四弟子時四人議曰若實爾者當盡

取沙門釋子殺或復議曰置沙門釋子但取調達將
從殺復有議曰亦莫殺沙門釋子亦莫殺調達將從
何以故此王頻毗娑吉祥良善繫牢獄應死者常赦
宥之況當殺沙門釋子及調達將從耶且往白王王
自當處斷我等何爲於此自作怨咎卽往白王王於
明日出殿上坐遣信往呼太子阿闍世太子至卽問
童子子欲何爲我欲弑王汝何以弑吾太子言王有
鳴鼓我無鳴鼓王有曲蓋我無曲蓋王有鹵簿我無
鹵簿王告太子汝代我處鳴鼓曲蓋鹵簿盡隨汝後
時鳴鼓曲蓋鹵簿卽隨太子後時太子佞諂傍臣便

作是語若審爾者太子就位就位已取父王弑一以自由時太子可其所白卽遣旃陀羅往收父王閉著獄中卽往收王繫獄王素仁慈於民數千萬人送食餉王阿闍世問傍臣父王故活耶答言故活何由活答人民送食來餉故活王勅莫使人得前時諸夫人送食往餉阿闍世問父王故活耶答言活復勅門家莫令夫人前時第一夫人以飲食塗身外著衣裳不令現入見王使王就身上食王復問父王故活耶答言活勅莫令夫人入所繫獄門向者闍崛山遙見世尊與比丘僧舍利弗目犍連阿那崙陀難提金鞞羅

上山下山王得道迹見比丘僧歡喜無有饑渴想王阿闍世問傍臣父王猶活乎答言王活王問傍臣以何故活傍臣嫉妬答言日向如來謁拜以是故活王告曰汝促往築高牆障獄前莫令見者闍崛山卽往築令不見諸去來現在佛常法若欲入城有諸瑞應象鳴鼻面舉馬亦皆鳴牛吼鳧鴈鴛鴦孔雀鸚鵡白鴿千秋鶴盡皆和鳴箜篌箏鼓琵琶筑笛不鼓自鳴諸長者庫藏金銀水精瑠璃珊瑚琥珀磚礫碼礨不觸自作聲盲者得目聾者能聽瞎跛躄癭諸苦痛者皆得休息伏藏自發世尊入城有此瑞應時王頻毗

娑知佛入城踊躍歡喜於獄孔隙瞻視世尊及比丘僧王得道迹見世尊除饑渴想時王阿闍世問諸傍臣父王猶活耶答言故活問以何故活諸臣嫉妬答王言父王於獄孔隙瞻視世尊入城使其活耳卿往以利劍削足下勿令得行重加桎梏卽往削足重加桎鎖王曰羸瘦時阿闍世入宮與夫人共食阿闍世有幼子在外鬪雞戲王阿闍世問夫人幼子所在答在外鬪雞戲王語夫人呼來共食時幼子卽抱雞入而不肯食王問何故不食若此雞不食我終不食時阿闍世語夫人言奈此幼子何我今大王欲令共雞

食夫人答言王何所嫌或有人以兒故食雞肉王聽夫人所白憶本父王執辛苦不王問夫人有何辛苦夫人答王王小時患左手母指晝夜患痛不得眠寐時父王抱王膝上取王痛指含著口中指得暖氣王得小睡時指膿殞於王口裏王作是念若我出指去膿或能疼痛卽便咽膿而不出指汝父有是辛苦不揚於外願王見原莫弑王王聞是語默然不言時夫人謂呼以原卽出堂戶唱言原王命展轉徧城內至獄數千萬人皆悉歡喜稱善稱善皆奔走獄所王以得脫王以得脫王聞是語已我子兇惡無孝順心知

當更加何事固不原我卽從牀上自投于地王卽命
終時王阿闍世弑父得無救罪佛告諸比丘前遣阿
難於市唱說調達身口意所作者正以今日事故弑
父者不得爲道被法服不得作比丘不得作比丘尼
不得作優婆塞不得作優婆夷不得聽入八關齋何
以故此人無有道迹得果證不但弑父弑母亦爾若
比丘知而容使爲道者與上壞僧同

佛世尊遊王舍城耆闍崛山與摩訶比丘五百俱爾
時調達欲壞亂比丘僧時舍利弗目連等欲往曉諭
調達勿壞亂比丘僧何以故僧和合一水乳一稟受

爾時調達弟子騫陀陀婆迦留羅提施三門陀羅系
頭語舍利弗等諸君莫語調達作是語何以故調達
如法去趣真調達所說我等盡奉行舍利弗等語騫
陀陀婆等莫作是語言調達如法毗尼諸君莫隨調
達教鬪亂比丘僧莫助欲鬪亂者何以故僧和合一
水乳一稟受是故莫鬪亂僧莫相佐助此比丘語彼
比丘彼此比丘不從語故往隨調達教時舍利弗等不
知當如何往白世尊世尊因此事集和合僧備十功
德世尊爲沙門結戒若比丘有壞亂僧者於中相佐
助僧伽婆尸沙

佛世尊遊王舍城耆闍崛山與五百大比丘俱爾時
世尊著衣持鉢從耆闍崛山來入王舍城分衛分衛
已還詣耆闍崛山於石室結跏趺坐七日不起入種
種正受過七日已著衣持鉢從耆闍崛山入王舍城
分衛時調達聞沙門瞿曇遊王舍城耆闍崛山將從
弟子五百人至時著衣持鉢從耆闍崛山入王舍城
分衛分衛已還入石室一跏趺坐七日乃起阿闍世
王有象名望伽婆兒惡暴橫邊國諸王無此惡象如
阿闍世王望伽婆時調達懷五百兩金詣望伽婆象
師所語象師言汝知我阿闍世王許有力勢不對曰

知若我使人富貴能不答曰有是力時調達將五百
兩金以此顧卿辦我此事亦當語王與汝田業不審
何事調達語此沙門瞿曇遊王舍城耆闍崛山將從
弟子五百人到時著衣持鉢來至王舍城分衛分衛
已還耆闍崛山結跏趺坐七日不起若入羅閱祇城
時汝將此望伽婆象與醇清酒使飲解鋼鐵絆放使
殺沙門瞿曇象師答言此是小事不足殷勤若我事
辦後願不見急時象師日日屈指數待七日七日已
至以醇清酒飲望伽婆象以鋼鐵絆絆使不動隱城
門間以待如來諸佛常法若欲入城有諸瑞應象鳴

舉鼻馬鳴牛吼鳬鴈鴛鴦孔雀鸚鵡白鴿千秋鶴盡
皆和鳴笙篴箏鼓琵琶筑笛不鼓自鳴諸長者庫藏
金銀水精瑠璃珊瑚琥珀硨磲碼碯不觸自作聲音
者得眼聾者能聽瞎跛躄癭諸苦痛者皆得休息伏
藏自發世尊入城有此瑞應時御象師知佛欲至城
門便解象鋼鐵絆放數千萬人各各奔走求所安處
人民怖懼或入舍內或復上屋閣上立象奔如來所
人民愕看各各唱言其中不信佛者咄咄殺是沙門
其信佛者此小象無如佛何有一長者遙見象走便
乘一象先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言此

望伽婆象以清酒飲使令醉解鋼絆却使來害世尊
善哉世尊願入此舍避若還出城此象狂醉備害如
來世尊告曰此象終不害我世尊終不爲他所殺象
遙見如來及比丘僧踰地瞋吼嚙切牙齒張曠兩耳
驚鼻撻尾急走向世尊所時諸比丘僧見象走趣毛
衣皆豎棄遠如來唯有阿難一人不去時象至如來
前世尊仁慈意向象醉勢解瞋怒心兩膝跪地以舌
舐如來足時世尊出金色臂摩象頭如父告子而說
偈言

汝莫起瞋恚 害心向如來 其瞋恚向佛

終不生善處 伊羅鉢那象 在乎二天宮
如須彌山側 諸象王處中 彼雪山之頂
阿耨達象王 皆稽首正覺 汝種害佛殃
諸象修善本 而得在彼處 汝今醉懷害
安得生彼數

時望伽婆象悲泣墮頭面禮足便去七日不食草
命過卽生第四天上時數千萬人見如來此變化盡
來至佛所爾時世尊顧語阿難汝往取牀及水我欲
洗足時阿難承佛教卽布牀備水阿難右膝著地白
世尊言牀水已辦願如來往洗脚洗脚已爾時世尊

坐三昧現種種變化東沒西涌北沒南涌坐臥虛空
身放光明青黃白黑或瑠璃色身下出火身上出水
身上出火身下出水作種種變化已還復本座結跏
趺坐爾時人民見世尊變化心開意解時世尊觀衆
生意種種說法各得所願其中人民或發神足意者
或發信根或發法忍或得道迹果頻來果不還果發
無上正真道意辟支佛聲聞意拘利人得度爾時世
尊不及中食右肱挾阿難飛還耑闍崛山時五百比
丘迸走諸谷羌虜中乞食乞食已各還精舍舉衣已
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衆多比丘白世尊言

甚奇甚特是阿難見大象來不捨世尊左右世尊告
曰不但今日聽我說昔久遠世時有鹿王名失利末
與五百鹿在雪山上時有獵師散飯草間張大繩樞
鹿王在前左足墮樞鹿王便作是念若我告諸鹿墮
樞者諸鹿不得食想諸鹿食足便告言我今墮樞諸
鹿聞是語皆各迸走唯有一鹿不捨失利末王走時
此鹿白鹿王言努力求脫今獵師至答我今竭力求
脫繩纍入肉知當奈何獵師至前此一鹿言寧執刀
前殺我身却乃殺王獵師作是念怪其能語此畜獸
復欲代他死便語鹿言我不殺汝亦不殺汝王我今

解樞放汝王去便解樞放之佛告諸比丘爾時鹿王
者卽我身是爾時五百鹿者今五百比丘是爾時亦
棄我今復棄我爾時獵師者今望伽婆象是本不觸
我今復不觸爾時一鹿者今阿難是本不捨我今亦
不捨我爾時世尊因此事重說往昔所更去波羅柰
斯不遠有池水名吉雨水踊出豐多魚鱉多鴈鴛鴦
彼有鴈王名蹄提賴吒晝將從五百鴈於池水戲爾
時獵師張羅捕鴈時鴈王墮羅網中便作是念若我
說墮羅網者諸鴈驚不得食諸鴈食足便言我墮羅
網諸鴈聞驚各各飛散有一鴈名須默獨住不去時

雁王語須默我今墮羅網汝代我作王須默答我不
堪任代王處王問何故不堪須默以偈答曰

寧與王俱死 不失王活命 生死牽連久
不敢獨違脫

時鴈王方便求脫不能得解獵師已至時須默以偈
語獵師

鴈王血肉 與我無異 汝先殺我 願赦王豐
時獵師便作是念此鴈可奇可特乃欲代他死以偈
答鴈曰

汝爲鳥獸形 忠主代身當 我今不殺汝

亦不害爾王 今當解網放 隨卿意所向

時獵師便解網放時鴈王小退還相對談此人大慈
於生死我若當殺我者誰當來救獵師來問汝說何
等我今放汝何不早飛答不爲不能飛所以議者欲
報恩獵師問汝爲鳥獸何能報恩鴈王答曰將我
二鴈往婆羅奈城梵摩達王所到彼當相報恩獵師
問到彼儻傷害汝等當作何計鴈答不足慮此但將
我去時獵師各挾一鴈入城從大市中詣王門坐肆
諸商人見鴈可愛或以五錢十錢二十乞此獵師比
到王門以得數千時獵師抱此鴈放於王門時鴈王

甚奇甚特是阿難見大象來不捨世尊左右世尊告
曰不但今日聽我說昔久遠世時有鹿王名失利末
與五百鹿在雪山上時有獵師散飯草間張大繩樞
鹿王在前左足墮樞鹿王便作是念若我告諸鹿墮
樞者諸鹿不得食想諸鹿食足便告言我今墮樞諸
鹿聞是語皆各迸走唯有一鹿不捨失利末王走時
此鹿白鹿王言努力求脫今獵師至答我今竭力求
脫繩纍入肉知當奈何獵師至前此一鹿言寧執刀
前殺我身却乃殺王獵師作是念怪其能語此畜獸
復欲代他死便語鹿言我不殺汝亦不殺汝王我今

解樞放汝王去便解樞放之佛告諸比丘爾時鹿王
者卽我身是爾時五百鹿者今五百比丘是爾時亦
棄我今復棄我爾時獵師者今望伽婆象是本不觸
我今復不觸爾時一鹿者今阿難是本不捨我今亦
不捨我爾時世尊因此事重說往昔所更去波羅柰
斯不遠有池水名吉雨水踊出豐多魚鱉多鴈鴛鴦
彼有鴈王名蹄提賴吒晝將從五百鴈於池水戲爾
時獵師張羅捕鴈時鴈王墮羅網中便作是念若我
說墮羅網者諸鴈驚不得食諸鴈食足便言我墮羅
網諸鴈聞驚各各飛散有一鴈名須默獨住不去時

雁王語須默我今墮羅網汝代我作王須默答我不
堪任代王處王問何故不堪須默以偈答曰

寧與王俱死 不失王活命 生死牽連久
不敢獨違脫

時鴈王方便求脫不能得解獵師已至時須默以偈
語獵師

鴈王血肉 與我無異 汝先殺我 願赦王豐
時獵師便作是念此鴈可奇可特乃欲代他死以偈
答鴈曰

汝爲鳥獸形 忠主代身當 我今不殺汝

亦不害爾王 今當解網放 隨卿意所向

時獵師便解網放時鴈王小退還相對談此人大慈
於生死我若當殺我者誰當來救獵師來問汝說何
等我今放汝何不早飛答不爲不能飛所以議者欲
報恩獵師問汝爲鳥獸何能報恩鴈王答曰將我
二鴈往婆羅奈城梵摩達王所到彼當相報恩獵師
問到彼儻傷害汝等當作何計鴈答不足慮此但將
我去時獵師各挾一鴈入城從大市中詣王門坐肆
諸商人見鴈可愛或以五錢十錢二十乞此獵師比
到王門以得數千時獵師抱此鴈放於王門時鴈王

語守門者蹄提賴吒鴈王在門求見時守門者卽奏
於王王敎使人時梵摩達王與敷金牀鴈王就坐須
默隨侍其後時鴈王以偈問訊王安隱不王康強不
國界士馬健不民順化不時梵摩達王以偈答鴈卿
從遠來飛越山海經歷悠長身不疲怠不爾時二王
共談說五百偈時鴈須默然不語梵摩達王問汝
何默然須默答曰一是人王一是鴈王二王高談不
敢間預時梵摩達王語鴈王言可受我請此間園池
樹木可於此住所須飲食當相供給鴈王答不敢受
請梵摩達問何故不受鴈王言王飲酒醉勅厨裏鴈

若無餘者取我等殺以是故不敢留耳時五百鴈聞
鴈王在梵摩達王所相率飛來在宮上翔王問此是
何鴈鴈王答是我將從王問審欲去乎答言去欲須
何物鴈王言我無所須唯有此人抱我達此願王賜
金銀珍寶飲食所須作是語已便卽高翔佛告諸比
丘爾時蹄提賴吒鴈王者今我身是爾時五百鴈棄
我遊者今五百比丘走者是時王梵摩達者今輪頭
檀釋是爾時放我使去今復放我出家爾時獵師者
今望伽婆象是爾時不害我今亦不觸爾時須默鴈
侍我後者今阿難是昔不棄我飛今故不棄我也比

丘重聽去此久遠有師子王遊於雪山將五百師子
師子王年耆根熟兩目無所見時師子王在諸師子
前行墮空井五百師子盡棄去去井不遠有野狐見
師子王墮井便作是念有此王時我常飽滿飲食我
今當思方策使得出井去井不遠有大河水卽把窟
通水使來入井水漸漸多師子轉上遂得出井山神
以偈歎曰

人之有朋友 不必擇弱猛 如彼小狐獸
師子出深井

說此偈已便不復現佛告比丘爾時師子王者今我

身是爾時五百師子棄去者今五百比丘是爾時野
狐者今阿難是布施精進不修惡事其發意向道者
所生處不逢惡對

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馬師弗那跋
比丘遊那竭提國迦羅園止住白衣家修行惡事比
居村落無不聞者爾時佛遣尊者阿難詣闍尸國分
衛六十日阿難去後佛昇天上與母說法竟四月爾
時尊者阿難六十日分衛漸漸還過那竭提國平旦
著衣持鉢入城分衛無所得空鉢而出爾時優婆塞
名劫不_夫鉤_切來入城裏遙見尊者阿難出城便前頭

面接足禮又手白阿難言久違顏色分衛教化勞婆
何時來此時尊者阿難語劫不優婆塞賢者知不朝
著衣持鉢來入乞食乞食空鉢無所得此間無釋種
子壞敗優婆塞作非沙門行犯身口意那賢者答此
間迦羅園中有二比丘馬師弗那跋數至白衣家止
宿作諸惡事比居村落無不聞見者或共婦女一牀
席坐同一器食同一器飲襍僧伽梨著架上共婦女
歌舞彈琴撓筑瑟琵琶搏頰弄口著華鬘或插華鬘上
或帶香嬰著綠色衣連臂至姪種家牽配男女或著
俗服弄五兵或復射戲或習擲拋連絕高起頭夾入

案或共角走或乘象馬出入園觀須臾不住日時已
到善哉願尊者阿難到舍小食時尊者阿難默然受
請到舍就座行水自手斟酌布淨食飲阿難食訖行
澡水時尊者阿難與劫不說法已從座而去漸漸分
衛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
尊因此事集和合僧備十功德佛世尊爲沙門結戒
若比丘住白衣家作上惡事僧伽婆尸沙

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比丘聞怒執心
剛強甚難可化語諸比丘諸君無說吾善言惡言我
亦不說君善言惡言時諸比丘語聞怒君不說我善

言惡言若我亦不說君善言惡言汝所知善法毗尼
 語諸比丘諸比丘善法毗尼亦當向君說若其爾者
 長益佛種諸比丘展轉相授展轉相教若教君爲惡
 者莫從君意剛強莫執是心時闡怒比丘不從諸比
 丘語此闡怒甚難可化諸比丘不知當如何往白世
 尊世尊因此事集和合僧備十功德世尊爲沙門結
 戒喻闡怒比丘自心剛強不受諫誨者僧伽婆尸沙
 佛告諸比丘置闡怒比丘吾涅槃後自當受化優波
 離問世尊云何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有怖於
 比丘僧有怖於聖道有望於果證有怖於悔過若悔

過時集二十僧當自悔過六宿五體布地所犯過不
 得藏匿僧決斷原如是故曰僧伽婆尸沙

戒因緣經卷第五

音釋

鍵銘

梵語也此云淺鐵鉢

喘息

喘昌亮切疾息也

譚語

作寐

研計切寐徒合切

沸

芳味切

礎

最

楚快

斃

毗祭

弑

殺上切

處

斷

都玩切處斷

鹵簿

鹵郎古切簿裴古切車駕

跛

跛補火切足偏廢也

餉

式

亮切

筑

張六切似

跋

跋補火切足不能行也

躓

瘦

以郢切

隙

綺戟切壁

柱

柱古沃切手械也

殞

胡對切
鋼居郎切
愕五各切
噤巨禁切
舐神紙切

也
肱古弘切
羌虜羌去羊切
西夷也
釁許觀切
把

窟
把蒲巴切
與爬同
扇尸
梵語也
亦云拘尸
毗搏

頰
窟補各切
附也
頰
擲拋
擲匹交切
擲也

丹陽居士賀鼎捐貲刻
該銀三兩八錢八分
計字七千七百六十七箇

戒因緣經卷第五
該銀三兩八錢八分
計字七千七百六十七箇

道眼
龍山釋海瓊對
崇禎五年仲夏月
徑山化城寺識



目次